

1. 1217

記

卷三

康德七年十一月十五日
康德七年十一月十五日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武俠小說
聯

鏢記

定價四角

編輯人

竭秉鈞

天津法界法租界五號

發行人

竭國相

天津法界法租界二號

印刷人

劉永和

天津法界法租界一段九〇號

印刷所

東都石印局

天津法界法租界一段九〇號

發行所

益新書店

天津法界法租界二號

代售處

全滿各大書局

武俠
小說

聯

鏢

記

卷二

第十章

青紗帳冒雨夜奔

摩雲鵬魏豪驚怒交加，容得兩個人影離遠，急抽身回來。程玉英娘子潛藏在人家門洞底下，半跪半坐，摟着鈴哥兒，附耳低聲哄着他，怕他出聲磨煩。鈴哥兒雖然害怕，又很睏乏，竟把頭偎在娘的懷內，乖乖的一聲也不響。細雨濛濛，越下越緊，母子倆的衣服都淋濕了。陰雲濃重，天氣反顯得悶鬱。魏豪奔到面前，俯身低告程氏，匆遽間不遑細說，只說得兩句話：「橫街子走不得了，有人卡上來了？我們快繞奔那邊小巷吧。」

說罷，不容程玉英答話，魏豪伸手接過鈴哥兒來，低囑道；叔叔揹着你，你別出聲。一蹲身把鈴哥兒揹好，又勒上搭包，兜住了鈴哥兒，跟着說：「嫂嫂快跟我來。」伏腰一竄，撲到對面又一條小巷內。程玉英改提包袱，也跟蹤竄過來。這小巷曲折狹窄，祇能容兩人並行。天黑不辨路徑，土路已被雨淋得半濕了；兩個人揣揣急行，磕磕絆絆，越怕有聲音，聲音偏大。程玉英魏豪張惶四顧，又不敢慢走，又不敢急奔。一路提心吊胆，不一刻，來到小巷盡頭處。

出這巷口，迎面是一道斜坡，坡外便是田野地了。魏豪把鈴哥兒交給程氏，不敢逕出巷口，飛身竄上巷內民房；隱身脊後，先向外一探看，似乎並沒有人。又辨了辨方向，揣了揣地勢，重復竄下來，暗向程氏一指前途；要從小巷溜出去，傍着土路斜坡，奔前面莊稼地；斜抄過去，繞回後莊。再從人家田地裏，穿小徑往西繞，再往北繞，再奔周莊。

程玉英道：「那不太繞遠了？」用手一指直徑道：「這麼走，豈不省好幾里路？」魏豪搖頭不答，只向程氏一點手。程玉英只得悄悄的跟着魏豪，順斜坡走到田邊。聽得村中一陣陣夜犬狂吠之聲，兩人不禁回頭望了望，也還沒有甚麼異樣的動靜；略爲放點心，走上大路。斜抄着走，剛走出不到半箭地，前面便是臥牛莊一股小岔道，也通着莊內。突從岔道前，村口民房上，嗖的竄下兩條黑影來，叭叭的連聲擊掌；跟着從旁邊暗隅，也竄出一條人影；跟着從村口對面岔道空地上，也竄出一條人影。四個人影互相鼓掌，往一處湊攏來。分明聽見說出切語來：「併肩子，點兒出窰了！」

危機四伏，摩雲鵬魏豪情知事壞！急急的一扯程氏，低聲說：「莊稼地！」三個字才吐出唇邊，程玉英微微一怔，早被摩雲鵬魏豪抬起一隻手，往程氏脇下一攙，跟々踏々，立刻的不管道路坎坷，一頭鑽入田地內。立刻的被那人影看見，互相

招呼道：「在這兒啦！」程玉英吓得毛髮悚然，掙開魏豪的手，嗖的把劍拔出來。魏豪發急道：「使不得！」又一拖程氏，直往高粱棵深處，鑽了進去。也不管脚下磕絆，也不管臉上被高粱葉刮劃，只是埋頭前進，那四條黑影，已有三條黑影如飛的追撲過來：那另一條黑影，反而折入莊村去送信。

這三條黑影直抄過來，向着高糧地叫道：「喂，相好的，你估量着你逃得出去嗎？爺們早料到了，早已給你們處處安下椿了。趁早滾出來吧。鑽高糧地還算什麼人物？」

三個賊人面對着高糧地叫罵，魏豪和程玉英早已連連奔竄，鑽入數丈以內。分拂着禾莖高桿，儘往裏面急走，未免刮得高糧桿葉刷刷拉拉的響。幸而雨勢越來越大，雨打田禾，也發出一片簌簌沙沙的聲音來，把兩個人奔逃的拂掠的聲音，遮亂不少。賊人在田外尋踪追聲，一疊聲辱罵。程玉英和摩雲鵬魏豪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程玉英尤其驚恨痛怒。在黑影中，程玉英忍不住伸手來摸索鈴哥兒。鈴哥兒這小孩子伏在魏豪背上，吓得把一雙小手，緊緊的攥住魏豪的脖頸，魏豪幾乎被他勒得喘不出氣來。程玉英扯着魏豪的衣襟，低聲道：「七弟，我們毀了，跑不開了！」魏豪怒道：「不要聽他們那些詐語，咱們闖着看！實在躲不開，嫂嫂揹着鈴哥兒走，我就出去跟他們拚一拚，也能擋他一陣。」

兩個成年人，一個小孩子，不遑擇途，索性在高糧地裏面亂繞。三個賊人在外面醜詆毒罵，要誘得魏豪還口出聲。魏豪豈肯上當？一言不發，只顧急走。高糧桿的葉子也很鋒利，拂面如刀，魏豪手分禾桿，往前面鑽；一換手一鬆把的時候，高糧桿就崩回來。不意偶一鬆手，崩回來的高糧桿把鈴兒的臉掃着一下；鈴兒失聲喊叫道：「娘娘，七叔扎着我的臉啦。」

這一句話，程氏娘子喫了一驚：當是魏豪持刀開路，悞傷了鈴兒，魏豪也喫了一驚；這麼一喊，定叫賊人尋聲知蹤了！果然外面的賊聞聲向這邊兜過來，譏罵道：「果然是你們，好好好！相好的，接傢伙吧！」頓時間，一陣暗器隨着驟雨，紛紛往裏面亂打過來。方向雖不很準，也很驚人，黑影中更不好防躲。魏豪顧不得許多，捂着鈴兒的嘴，急忙改變方面。程玉英也忙挨過來，要接抱鈴兒；脚下—滑，險些栽在魏豪身上。魏豪又喫了一驚，急回手扶住，低問：「嫂嫂受了傷麼？」程玉英忙說：「沒有，你把鈴兒給我吧，他儘叫喚。」

摩雲鵬魏豪不答，獅子似的一把將程氏右臂抓住，左手持刀，右手拖定程氏，身後揹定鈴兒，搶步向前飛奔。忽然聽嗖的一聲，打來一件暗器，竟貼身不遠的掠過去。暗道一聲不好，急急的緊走了幾步，忙將鈴兒解下來。不敢再揹在背後，恐鈴兒受傷；便將鈴兒移在胸前，移好了，一拉程氏，再往前走。

兩聲瀟瀟，電光閃閃，禾稼桿隨着人踪亂搖，連發出刷刷拉拉的響聲。天色沉黑，賊人未必聽得見，看得準，魏豪等却未免自己心驚。三個賊人在外面丁着，不時用暗器往裏瞎打。惱得魏豪恨不得奔出去，與賊拚命，然而這又使不得。只得在田地裏亂鑽，轉眼間，快走出高糧地的盡頭處，中間有一條道，道路那邊又是黑忽忽的一片莊稼地。魏豪到此，暗作計較，急叫程玉快止步，把鈴哥子重放下來。程玉英以爲魏豪累了，伸手便要接抱。魏豪急忙道：「嫂嫂別抱！」摩雲鵬魏豪重將搭包展開，往上兜了兜，仍將鈴哥兒揹在背後。把一件暗器藏在手下，然後對程氏說：「我們要往外闖了，嫂嫂千萬留神外面，跟着我走！」又低囑鈴哥兒：「鈴哥兒，不許出聲！」

摩雲鵬魏豪走到田邊，往外探頭，覷定對面，嗖的一個箭步竄出去。程玉英把刀一順，也嗖的一聲，跟踪竄出去。

程玉英剛剛竄出去，三個賊黨，已有一個賊人繞到這邊來截堵。見影綽綽有人一竄，這賊暴喊一聲：「併肩子！點兒在這裏呢！」立刻揮刀追來，一疊聲的招呼同伴：「喂喂，快過來，又鑽高糧地了！」於是田地後邊，登時有人應聲奔到。「截住他，截住他！」一疊聲亂喊。

摩雲鵬魏豪才竄入玉黍地內，急忙回頭一看，見程玉英娘子竟被賊攔住。程玉

英張惶失措，竟翻身要往回退，賊人趕過去動手。程玉英復又省悟過來，掄劍狂喊道：「七兄弟，我把鈴哥子交給你！」突然竄出，她竟要與賊拚命。魏豪越發着急，怪叫一聲撲出來，一抬手，嗖的一枝袖箭射出。賊人一閃，魏豪身背着鈴哥兒，竟橫刀上前，掄刀便剝，口中喊：「嫂嫂快來！」

程玉英奪路跳過來，用劍一分玉黍桿，急急的一抹看竄到田裏面。又不放心鈴哥兒和魏豪，持劍翻身，復又探出頭來往外看，摩雲鵬咬牙切齒，一連六七刀，賊人不能抵敵，被魏豪嗖的又一袖箭打來，喝罵道：「惡賊看箭！」賊人急忙一閃，地上微濤，賊人一斜身跌倒，魏豪趁勢挺刀便往下扎，賊人霍地滾身躲開。魏豪狂吼一聲：「再看袖箭！」虛將手又不抬，賊人往下一退，魏豪回身竄入玉黍地。程玉英招呼道：「我在這裏！」魏豪奔過去，急偕程氏，往田地深處便鑽。

那賊喫了虧，越發的打胡哨，催同伴上前，那兩個賊黨已從高糧地後，繞大路繞過來。但是一步來遲，魏豪程氏已遠遠的逃走。三個賊人叫罵着，戀戀不捨，循着莊稼地，緊緊跟綴。口中一疊聲的打胡哨，隱々の聽見臥牛莊莊內，已有胡哨聲遠遠應答。

雨勢漸大，雷聲殷殷，狂風突起，牛毛細雨一變而為驟雨，漫天空陰雲，時有一條條電光橫空閃灼，氣像倍覺驚人。賊人借着閃電之光，來尋看搖動的禾桿，要

從禾桿的搖動處，搜索男女三個亡命客的形踪。但是，適有天幸，風勢漸大，吹得莊稼都東搖西擺，魏豪程氏的形踪，只能隱約猜度，不能確實指出。

魏豪等慌不擇路，拚命奔逃，更饒倖的是一片片青紗帳，搭救了他們。於是一展眼間，覺得賊人距已漸遠。起初賊人儘只打圈繞，現在却相隔有十幾丈遠了。賊人竟尋錯了方向，魏豪程氏暗暗慶幸。

可是不一時，青紗帳走盡，前面展開了一片荒原亂草，通過荒原草地，再走三五里，才是周家莊。摩雲鵬魏豪，程玉英，和鈴哥兒，三個人通身都已濕透。程玉英更是氣喘吁吁，熱汗淋漓，緊走兩步，追問魏豪道：「怎麼樣？咱們逃開了罷？」

摩雲鵬魏豪不遑答言，搶步往外探看，黑乎乎的數丈以外，任甚麼也看不清，只有電光閃過的剎那頃，可以忽隱看見附近的景物。魏豪心想：「我看不見他們，他們也自然看不見我。」回頭來對程玉英說：「嫂嫂還走得動不？」程玉英道：「還行。」魏豪道：「那麼我們還得要走。你看這曠野難闖，我們還沒離開險地呢！」摩雲鵬這才領着程玉英娘子，賈勇犯險，竟離開青紗帳，逕投奔周家莊。

程玉英覺得鈴哥兒教魏豪措了很遠，意欲接過來，又要教鈴哥兒下地，領着他走。魏豪不可，連々說：「嫂嫂快走罷！」措定了鈴哥兒，東張西望，冒雨突入曠

野，走得比前更快，程玉英持劍緊緊相隨。幸有一片々青紗帳，高低遮掩，不一刻摸進了村子口。

已到村口，遠遠聞得賊人奔馳呼哨之聲，似還圍着那青紗帳旋轉。兩人如釋重負，都喘了一口氣，趁這機會，摩雲鵬急忙將程氏母子引到村內人家門洞內，把鈴哥兒放下來。各人身上都可以擰出水來。鈴哥兒被雨澆得尤其可憐。但這小孩子一聲也不言語，半晌，才摸着程氏的手，啞聲的低叫這：「娘娘，你在那裏啦？」程玉英攔住鈴哥兒，又不禁落淚。

三個人歇得一歇，程玉英把小包袱打開，拿出一件稍爲乾燥的衣服來，要給鈴哥兒換上。不意村舍都喂養着狗，風雨中吠聲稍寂，此時忽聞人聲，竟有幾隻狗隔門縫亂叫趕來。跟着引動野犬，圍上來一遞一聲的叫喚。氣得程氏發狠道：「怎麼這個畜牲也欺負起我們來了！」摩雲鵬更是着急，恐將賊人引來，遂把刀交右手，往前一縱身，低聲微叱，刀花一轉，將羣狗趕開。這羣狗跑着，叫得更厲害了。魏豪急遽的說：「不好！這羣狗却是麻煩！嫂嫂快領着鈴哥，往那邊小巷子裏避一避，我把這羣狗引開。」方才轉身。又扭頭道：「嫂嫂可別離地方，我就回來。」程玉英便俯身要抱鈴哥，鈴哥兒忽然說：「娘娘，你領着我，我自己走。」母子二人，依照魏豪的話，進了斜對面小巷，將身藏好，羣犬還是對着他們狂吠。魏

豪持刀亂趕，把羣犬引到村南頭去，魏豪這才飛身竄上一座房舍。向村外窺看賊踪。電光一掠，竟看見曠野上，恍忽有幾條人影。這一羣野狗狂吠，當真做了賊人尋仇的引線，羣賊遂吠聲，竟搶奔村南追尋過來。

摩雲鵬魏豪恨怒萬分，連竄過幾處民房，急忙的飄身竄下平地，如飛的奔尋程氏母子。來到狹巷，對程玉英說：「嫂嫂快起來，這羣狗果然把賊引來了！」程玉英失聲叫了一聲，急忙從門墊上站了起來，便要抱鈴哥兒。魏豪如何肯？急說：「還是我來吧。」鈴哥兒更忍不住帶哭說道：「娘娘，我自己走吧，帶子勸得我疼。」魏豪方才曉得是抄包勸得太緊了。忙哄他道：「好孩子，咱們兜鬆點，你不知賊又追來了麼？」急將鈴哥兒重復措好，因見賊人奔來的方向，大概是從東南兩面撲進來，這小村，只有東，西，南三個路口，魏豪遂引程氏搶奔西口。繞小巷一路紆迴，走不多遠，好像這周家莊，竟成了惡狗村似的，不知怎麼的，又引起幾隻狗亂叫。魏豪異常焦灼，程玉英也很驚恐。正在要藏不敢藏，要躲怕躲不出去的時候，突然間聽見打賊呼哨的聲音。

雨還是簌簌的下，電光還是一道一道的打閃，雷聲在西北角沉沉的響，風勢也還不小。魏豪不知賊人來了多少，恍忽看見橫穿曠野過來的，至少也有四五個人。若自己這邊，僅也兩個大人，還可支持的了，如今帶着一個小孩，却是萬難的了。

摩雲鵬魏豪急得二目如燈，張惶四顧，倉卒間陡生一計。急忙引着程玉英斜穿小巷，尋到一家沒狗的村舍，越過一道短籬，掩入人家的柴棚以內。外面的野狗既散復聚，又跟過來，對着門一聲兩聲的嚎叫。摩雲鵬忙囑程玉英，屏息潛藏；外面無論有何動靜，千萬不要出來。程氏道：「你呢？」魏豪道：「我麼，咳，還得把狗引開！」

摩雲鵬魏豪立刻持刀竄出，把這幾條狗都趕到一頭。然後自己撒身飛跑。果然狗子慣追逃人，立刻成群的追了過來，魏豪越發飛跑，把這三四條惡狗，直引到村南；這才飛身上房，從房上溜了回來。

但是，摩雲鵬魏豪雖然把狗誘開，外面的賊人，都已尋聲趕到。摩雲鵬潛伏在一家房脊上，一道電光過處，已然望見兩三條人影，驟從南口撲入村來。摩雲鵬魏豪隨起急智，不敢再尋程玉英，順勢只一溜，溜到人家院內。剛剛的藏好身形，便聽見吠聲大起，跟着一聲慘叫，似有一隻村狗已被來人所傷。摩雲鵬側耳傾聽，覺得這些賊人已入村中，動靜很大，好像有七八個人似的。

賊人這回尋仇，來的人很不少，一共有十六個人。但是分路下卡，未免把勢力分散開了。緩着黃鍾麟邱良的，追逐魏豪程氏的，從臥牛莊起沿路把風的，十六個人，倒分成五夥；因此魏豪程玉英携幼逃亡，才比較容易。當下撲進村來的，實

際才只二個人，另外兩個人是在村口把着。這三個人口打呼哨，有的竄上房，有的在平地上搜尋，越引得羣狗亂吠。

摩雲鵬潛藏了一會，覺得賊人似已搜過去了。他放心不下鈴哥母子，急忙持刀溜出來，往來路上尋找程氏。剛剛的來到小巷口，似有兩團黑影，正在拚鬥。魏豪吃了一驚，忙叫道：「甚麼人？」黑影中一個人銳聲叫道：「七弟快來，我受傷了！」

魏豪登時一多索，忙一飄手中刀，飛身撲過去，刀尖一展，照賊人猛砍。那動手的賊一見敵人來了接應，虛恍一刀，抽身便走；却咬的一聲，連打了幾個呼哨。魏豪大驚，急橫身遮住，擡頭蓋頂，揮刀急攻。賊人橫刀一架，魏豪把刀一緊，用滾手刀，「金絲纏腕」，一翻腕子。刀尖點入敵人左肩。一咬牙使力，嘖味一下，把賊人的肩胛穿透。賊人「哎喲」了一聲，急翻身往牆根一竄，還想躍房遁走。程玉英一聲不響，從賊人背後掩來，雙手掄劍，直劈下去。嘖。鮮血四濺，立刻把賊人卸倒在地。賊人又一聲慘叫，滾了滾；程玉英趕過去又一劍，賊人不動了。

魏豪忙叫道：「嫂嫂，行了。鈴哥兒呢？」程玉英霍然道：「還在院裏呢！」魏豪道：「快着，咱們趕快躲，賊人一會兒必定來。」程玉英先行，魏豪緊隨，在另一人家門道中，尋着了鈴哥兒，已經把鈴哥兒吓壞了。莫說程氏悽慘，就是魏豪

也甚心酸；小小的孩子吓得捂着眼，在門隅，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魏豪把鈴哥兒抱着，也不顧得慰哄，却問程氏道：「嫂嫂那裏受傷了？你藏在柴棚裏，是怎麼又出來呢？」

程玉英喘吁吁的說：「咳，我藏得好好的，等你老不回來；柴棚子人家有一個老頭子直咳嗽，要開門出來似的；我怕教他堵上，鬧了起來。我只好抱起鈴哥兒，剛溜出來，沒等着藏好，就從那邊房上，竄出一個人影。我當是你哩，我就一打招呼；誰想這東西撲了過來，裏手就給我一刀，我才曉得誤把賊招來了！」

摩雲鵬魏豪沒等聽完，暗暗叫苦；嫂嫂到底是女人，怎麼一點防身機智也沒有？忙截住她道：「嫂嫂的傷要緊不要緊？」程氏道：「還不得的，幸而我躲得快，又連發了兩支袖箭，僅只臂上，教這東西劃了一下子。」說時，自將衣襟撕下一條，把傷口縛住。看了看賊人，橫屍在地，一動也不動，略解心頭之恨。向魏豪問道：「追來的就是他一個人吧？你看前途不要緊了吧？」摩雲鵬搖頭道：「怎會一個人，至少也有三四個！他們在村口還把着兩三個人呢。進村來搜的，連這個也有三四個人。」程玉英一聽，不由一怔，立刻覺着左臂痛澈心腑；急口的問道：「咱們怎麼着呢？」摩雲鵬魏豪忙說：「賊人只把着西口南口，咱們繞奔東口。」

立刻的，魏豪揹起了鈴哥兒，掩護着程氏，仍從小巷繞奔村東。這時羣狗狂吠

，正聚在村南頭；魏豪躲着吠聲，貼着村子往外繞。低囑程氏：「嫂嫂千萬不要再這麼慌張了！藏好了地方，千萬別調動。賊人趕盡殺絕，斷不會放鬆一步的。我們闖着看；如果闖得出，我們就改道先奔柳樹崗，再投小辛集。」程玉英踉踉跄跄的跟着，通身雨淋，左臂奇痛，好像有點支持不住，對魏豪說：「萬一前途再遇上阻撓，只可由我上前，跟他們拚，七弟你揹着鈴哥兒，只管先逃，不要兩就悞了。只要你把我們鈴哥兒救出去，我們林家就算有後了。我看我們還得這麼辦！」

摩雲鵬魏豪回頭道：「嫂嫂振起精神來，不要氣餒呀！」摩雲鵬自覺剛才的話似乎勾起程氏煩愁了，遂又悄聲的鼓舞她道：「嫂嫂你看，咱們這就出離周家莊，賊人竟沒有追來，嫂嫂曉得麼？你把那個賊扔倒，好極了。他們來了一幫，一進村忽然短了一個人，他們一定顧不得盡追咱們，他們一定先要查齊了自己的人。死人不會打招呼，他們說不定怎麼瞎摸呢。等着把死屍尋找着了，他們又得設法兒昇救，又得疑鬼疑神的自己先亂一陣子，咱們可就鬆緩開了。嫂嫂放心，險關已過，咱們可以說逃脫出來了。」程氏歎道：「那能那麼容易？」魏豪一指前面道：「你看前邊的濃影，很像是柳樹崗子。嫂嫂是不是累了，要想歇歇？咱們奔到那裏，藏一會歇歇再走也使得。嫂嫂你得放寬了心，你我從虎口中脫逃出來，最難得的是鈴哥兒，他一點也沒受傷，他也沒哭沒鬧，這孩子真教人心疼。」鈴哥兒此時正磕

睡，聽得叫他的名字，伏在魏豪這背上，喃喃的說道：「娘娘，我沒有說話。」

程玉英咬牙提劍而行。當此夜雨荒郊，避仇負傷，雖說略會武功，究竟女人心窄，一時氣短起來，恨不得託孤自剝，免落仇人之手。經魏豪一陣激勉，又見愛子安然無恙，遂把眼淚拭去，勉自振勵着說道：「唉！我們走一步算一步吧！只是，我這路臂上，想是沁進雨水了，很有點疼，火燒潑刺的。」摩雲鵬道：「嫂嫂的傷一定不輕。」可是黑夜中，又不好敲火看傷。略一思索，對程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索性到前邊避一避，我倒帶着刀創藥呢。」又道：「我還有一招，賊人當真追逼不捨，到前邊咱們還是無法脫身的時候，我們索性投入小辛集，把那裏的聯莊會驚動起來，那時我們再想脫身之計，」

程玉英微喟道：「傷不傷的，倒沒甚麼，但是我們走得這麼機密麻利，到底教他們逐步跟綴過來，我怎麼想，也覺得脫身不易。可是爲了死的，活的，我又不能不掙命，祇不過太累墜七弟你了，我娘們心上怎麼下得去？鈴哥兒，你要好好的記住了今天。你七叔救咱娘們，可真不容易。要不是七叔，那還有你的活命？你的娘也就死在仇人手裏了！你沒有見那個賊，剛才拿刀砍娘麼？」

摩雲鵬魏豪慘然道：「嫂嫂快不要這麼說了，他小孩子家，倒沒的教他害怕！不想兩人這麼疾走悄說着，鈴哥兒這個小孩子，經這通夜的逃亡，早已暈極了，

迷迷糊糊，伏在魏豪的背上，竟睡過去了。魏豪這一回，用搭包把他兜得比較舒適，小孩不能熬夜，任上面夜雨淋漓，下面奔馳顛頓，他居然傾着個小頭，雙手攬着魏豪，睡得呼々の。夜雨已久，便覺得遍體濕淋淋的寒涼。程氏娘子緊走了幾步，低低叫了一聲，又跟上去摸了一把，鈴哥兒的手臉冰冷，額髮濕透。程氏忙將一件小衫，給鈴哥兒搭在身上，聊以護雨，但已淋透。忽想起包袱裏有隔潮的油布，匆遽中忘了使用，忙叫住了魏豪，打開包袱，取出油布來，把鈴哥兒輕輕蒙上，可惜是蒙晚了。程玉英暗嘆：「鈴哥兒這孩子怕是凍着了。這萬惡的賊們！」還有這萬惡的天氣，竟也像仇人一樣的專跟人作對，這時候，道上越發的泥濘了。程玉英娘子雖然健壯，却是身在喪難之中，像這麼冒雨疾行，也是越來越支持不住了。

兩個人冒險潛行，繞出周家莊，借物隱形，迂迴奔避，不一刻又穿過了幾片青紗帳，四顧無人，方才放緩了脚步。兩人約募着方向，往柳樹崗子奔走，不敢走大路，只一味斜穿田徑，單挑黑道僻路。約募着走過的里數，覺得也有六七里，該着到了。可是遙望前途，一片々黑影起伏，還是無窮無盡的青紗帳，盡目力所及，迎面望不見村莊。在左邊影影綽綽，到像個小小農村。

摩雲鵬魏豪揹負鈴哥子，腰繫銀包：鈴哥兒倒不顯着多麼壓人，這銀包不過四百兩，却越走越沉重，覺得非常墜手。程氏幾次要接孩子，魏豪全都拒絕，只將銀

包交給程氏。魏豪少年英勇，依然支持得住。只是程氏嫂嫂，脚步踉蹌，跟隨在後，隱々聽得鼻息休休發喘。魏豪心中有些不忍，又覺得這一陣亂鑽，單尋黑道走，恐怕是走錯路了。又走了一程，估量時候，三更早過，回頭來低語道：「嫂嫂，咱們越走越不見柳樹崗子，我看東面好像是的，再不然，也許是別一個村莊。」說着尋一個較高的地方，登上去，借閃電之光，極目眺望，隨說道：「那邊確像個村莊。賊人却沒有追來，也許真個的把他們甩開了，他們忙着救死人哩。嫂嫂估量着怎麼樣？要是走不動，我們就投奔到東邊那座小村裏去，試着借地尋宿。」

程玉英見魏豪忽然走上高坡，正自訝怪，聽魏豪這一說，原是他怕自己累了。忙道：「不要緊。七弟你直搗了鈴哥兒一夜，他倒睡着了，你一定很累了。要是不碍事，我們就歇一歇。」又張目四顧道：「咱們也走出這麼遠了，咱們這可是好容易才逃開了賊人的耳眉，可是的，賊人不會再追來吧？」

魏豪心知程玉英怕再遇上賊。看這地勢，如要投奔那座小村，雖然是在東邊，却好像又往回翻似的。摩雲鵬道：「賊人追不來了，投小村可以使得。」程玉英遲疑着說：「像這麼慢慢的往前溜，我還勉強對付得了。萬一再遇上他們。七弟可估量着點，若教我再像那麼拚命狂奔，我可有點來不及了。這包裹別看不重，越走越沉。道又太滑，腳底下沒根似的。」纏足婦人雨天走急路，順着勁緊行還可以，要

是摸着黑，一步一試的瞎闖，覺着一溜一栽，非常的喫力。幸而程玉英穿的鐵尖窄靴，若不然，奔馳在田野濘泥地上，一步一陷，恐怕是把鞋沾掉了。兩個人都已疲勞，低聲商量着，終於打定主意，試奔東面，投荒村借宿避雨。

才走了一箭地，程玉英忽然想起一件難事，對魏豪說：「我只怕這一歇就更乏了，今晚上再走更難。若是投到村裏住一宿，這裏又距賊太近，怕他們搜過來。明早白天再動身，我怕一個不好，又碰上他們。」魏豪鬚然道：「這一層我也想到了。我們投到那邊村子裏，天這麼晚，叫門投宿，就不大容易。好容易驚動人，把門叫開了，咱們就不能歇一歇又要走，總得說是探親遇雨，要在這裏尋宿。」程氏道：「咱們這種打扮，那像投親的呀？」摩雲鵬魏豪道：「那不要緊，我們一到村中，就可以先換上長衣服，把兵刃藏了。就怕小鈴子信口說出實話來，我們可以囑付好了他。不過嫂嫂說的很對，我們一尋宿，就留了形跡，明早就是碰不上賊人，他們也容易履着脚印，根尋我們了。這倒是個難事。」

程氏一聽魏豪也說出爲難的話來，不由一楞。她實在深盼投村尋宿，暫緩一緩氣力，並且敷藥裹傷。當時失聲長嘆道：「又累又不敢歇，這可怎麼好？要不然，咱就拚命往前趕吧。可是，又怕道不對！」

摩雲鵬勸慰道：「嫂嫂也不要太過慮了。咱們還是到村裏，一面借宿，一面問

路。我們可以把話編好了，我是您婆家的兄弟，您是嫂嫂，住娘家去了。我是因爲哥哥有急病，來接嫂嫂回家，半道上遇着雨了。」兩人把話打點好，提起精神來往東走。那裏知道，他們果然迷了方向，自以爲是往正東走，其實是往北。這遙望似是荒村的濃影，投奔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一帶荒林古剎，旁邊有座墳園罷了。程玉英不由精神一陣頹懈，嘆道：「這可是走到絕地了！這裏連個人家都沒有，可往那裏尋宿去？」摩雲鵬忙道：「嫂，這裏沒有人家更好。咱們到這破廟裏避避雨，不驚動人，更省事更放心。」

摩雲鵬先繞廟查看了一遍，便引程氏進廟。這裏廟門已無，神像已坍，墻倒屋漏，陰森森的怖人。尋到偏廡下，魏豪邁步進去，突然聽得撲隆的一聲，飛出黑忽忽的一物，把程氏魏豪都吓了一跳，料到不是蝙蝠，就是梟鳥，找了個不漏雨的地方，魏豪把鈴哥兒輕輕放下。就教程氏把包袱打開，舖在地上，暫做了坐褥。又拿一個小包袱做枕頭，輕輕把鈴哥子放躺下，這小孩子居然睡得很熟。

魏豪不禁嘆息，請程氏偃着鈴哥兒坐下歇息，自己退到一邊，拭汗稍息，把身上的雨水擰了一擰。當這昏夜無人之地，程玉英是少年嬌婦，魏豪是少年男子，兩個不一時疲倦得要死，一時又心上備促不寧，程氏娘子暗中禱告：「神明保佑，亡夫有靈，教我們逃出虎口！」身上濕漉漉的很不好受，外面的雨聲依然隆隆的響，

荒林木葉蕭蕭風鳴，倍增了慘戚氣象。魏豪道：「嫂嫂住在這裏歇着，千萬別離地方，我到外面探一探，近處若有人家，也可以問問路。」程氏皺眉道：「是的，要是有人家，還是投了去尋宿的好，不知怎的，我在這裏心上總發毛！」

魏豪點頭，持刀出去。程玉英趁魏豪不在，忙要的把身上的雨水也擰了擰，摸索着找衣服，打算給鈴哥兒和自己換上。這偏廡中霉氣很重，地上積塵很厚，房頂也滴滴的漏雨。過了一會，還不見魏豪回轉，程玉英一隻手摸着鈴哥兒，一隻手握劍，倚牆坐地，稍蘇已疲的精力，心中只盼魏豪尋着人家。

摩雲鵬魏豪挺刀出去探道，這一路揹着鈴哥兒逃亡，實在累人不輕！如今空身而出，好像去了千鈞的重壓似的。在荒林內外繞了一轉，才曉得這破廟大概不是廟，也許是關家墳地的陽宅。魏豪打算找到看墳的人，就可以尋宿探路了。冒着雨前前後後勘了遍。在夜影中，忽見前面似有火光，摩雲鵬魏豪心中一驚道：「奇怪！」似這等黑夜雨中，野外怎麼會有火光？魏豪急忙的撤身縮步，繞躲着仔細窺視。只見大道上火光一閃復隱，恍惚聽見有人說話之聲。更攏目光，看了又看，似有兩三條人影，正在奔馳的摩雲鵬道：「不好！」慌忙一翻身，往回便跑，穿林取路，撲奔古廟。將到林邊拐角處，又回頭瞥了一眼，前面大道上火光一閃，乍明忽滅，這決無可疑了。立刻的奔入廟中，先低聲叫了一聲：「嫂嫂！」程玉英從偏廡中應

了一聲：「七弟麼？」魏豪一躍上階道：「嫂嫂快拾奪起來，鈴哥兒醒了沒有？」程氏道：「怎麼了？鈴哥兒才醒，我給他換衣裳來着，找着了人家麼？」魏豪道：「咱們赶快走，賊人又要追尋過來了！」程玉英道：「噯呦！」不禁坐倒在地。一咬牙，復又掙扎起來，把鈴哥抱住呻吟道：「真的麼？是幾個？」魏豪搖頭道：「沒看清，嫂嫂還是把鈴哥兒給我。」程氏問：「從那裏來的？」摩雲鵬一面回答，一面俯身摸着鈴哥兒，道：「鈴哥兒，我還揹着你，你可別喊，別害怕。賊人是打西南來的。」

摩雲鵬重復揹起鈴哥兒，程玉英手忙腳亂的把包袱收拾起來。兩人溜出偏廡，不敢再走山門，繞走後山門，躲避着火光的來路。只往黑影深處鑽。

走出一二里地，迎面一帶青紗帳。越過青紗帳，遙望前途，又有一大片濃影，遮在對面偏左邊。魏豪急走着，回顧程氏道：「咳，嫂嫂們看，這才像是柳樹崗子呢，咱們真是走錯路了。」程氏呻吟道：「哦！」

兩人一先一後的緊走，一面走一面回頭。轉瞬裏，面前又是疎疎落落的一帶樹林，摩雲鵬當先走過去，彷彿辨認出此地地勢高亢，樹木都是柳樹。魏豪道：「無疑了，前面一定是柳樹崗子，咱們迷了方向了。」程玉英道：「多走了冤枉路了？」魏豪道：「可不是。」程玉英道：「到了柳樹崗子，就不要緊了吧？」魏豪道：

是的，到了那裏，也就快天亮了，嫂嫂還能走吧！」……

兩個人正要繞林而過，林那邊像是柳樹崗，柳樹崗是個通大路的村莊，也有聯莊會。魏豪才走到林邊，突然聽見一聲異響。魏豪急忙縮步，低聲道：「留神！」一語未了，林後一陣狂笑，嗖的竄出一個人影，胡哨聲大起。那撲出來的人影喝道：「併肩子，葉子萬的正點兒在這裏哪！」（姓林的正對頭在此）：哈哈！歹，姓魏的，你倒有兩下子，趁早把人給我留下！」躍過來刷的一刀，一縷青光，挾着一股勁風撲來。

摩雲鵬大喫一驚，縮步不迭，飛身一閃，急向程玉英說了聲：「嫂嫂後退！」復又掄刀上前，把賊人擋住。緊跟着，林後又竄出一個賊人來程玉英回身便走。

魏豪把厚背刀往上一翻，運足了力氣，容得賊人一招撲空，二招又到，魏豪立刻的「紅霞貫日」，厚背刃直兜在賊人刀鋒上，噹郎的一聲嘯響，火星四射。賊人往後一退竄出丈餘遠去，虎口震麻，刀鋒已缺。摩雲鵬不敢跟踪進步，忙也往後一退，來掩護程玉英娘子。黑影中，疏林內，胡哨過後，又竄出二人。前面那人叫道：「併肩子馬前！葉老二你來拾，拾不了，釘住了！小趙你快招呼他們拔椿撒卡子，往這裏攢！」立刻這兩個賊人，一個上前邀截，一個翻身便跑，口中連打胡哨。

摩雲鵬這一急非同小可，賊人的暗話，也不用聽，便已看出來。這分明是還有

大批餘黨，散布在各處。他們分出兩個人來上前動手，却另分一個人去招呼餘黨，聚齊進攻，這法子更歹毒。看這樣子，三個人的性命，今晚勢難逃出此地！摩雲鵬張皇四顧，心忙意亂，程玉英娘子驚恐失色，持劍無措。摩雲鵬一穩背後的鈴哥兒，把牙一咬，這就要拚命了。但是還希望在大批賊人未到之前，殺退攔路的二賊，衝到柳樹崗，也或者有一線生望。

摩雲鵬啞聲的叫了一聲：「嫂嫂跟我來！」吼一聲，揮厚背刀，又不往後退，反而猛往前衝，早摸出一隻鏢，藏在左手。攔路的二賊，第二人掄七節鞭衝上來。魏豪猛搶先招，奔那敵人，「夜叉探海」式。斜身遞刀，照賊便扎。賊人一鞭掃空，翻身接架，七節鞭嘩啦的一響，橫紮上來。魏豪抽刀一竄，背後的鈴哥兒哼了一聲。雖然孩子小，也有幾十斤，魏豪便縱躍不得自如。但是魏豪並不慌，這一刀只是一個虛幌，左手鏢突然一甩，厲聲喝道：「着！」刷的一道寒風脫手而出，賊人在黑影中，急忙頓足嗖的一竄。魏豪如怒獅也似，回身一轉，叫道：「嫂嫂，前面樹林！」

程玉英情知勢危，一抹身逃向樹林那邊。那持刀的賊叫道：「那裏走！」一刀劈來，程玉英回手一劍，叮噹的一聲響，險些利劍出手，她就不該橫劍硬擋。幸而魏豪搶上來，厲呼：「看鏢！」刷的一下，賊人一伏身，這鏢飛過去，賊人挺刀孫

進。摩雲鵬道：「嫂嫂快發箭！」程玉英叱道：「惡賊看箭！」格登的一聲，賊人閃得一閃，那持鞭的賊人也發出來一件暗器，雙方全都打空，程玉英已經一溜煙進了樹林，二賊湧上來，把魏豪擋住。

摩雲鵬魏豪不敢直奔，他還要掩護背後的鈴哥兒。只得斜身揮刀，往旁閃退，只聽七節鞭「嘩啦」的又一響，賊人撲頭蓋頂，照魏豪打來。魏豪一伏身，反撲過來，招術一緊，用小連環，進步裏手，刷的一連三招，把二賊的招術衝得一散，二賊人立刻閃退。未容賊人換招，摩雲鵬乘機抽身，斜身急竄，又一轉身，他投向樹林中。

二賊分左右便追，那使刀的賊叫道：「我釘這一個，併肩子你釘那個蓮果！她是正點兒，別放鬆了她！」刀光一閃，撲奔魏豪，七節鞭一響，立刻的緊迫程氏。魏豪就怕這樣，心中猛想，非先打倒一個，今晚決逃不開。摩雲鵬揜着鈴哥兒，連連旁竄，反而倒追那持鞭的賊，口中喝道：「惡賊，我教你追！看鏢！」鏢未發，刀却揉身遞出去，奔賊人背上扎來。賊人早有防備，一邊追程氏，一邊留神身旁，忽聞破空之聲，急一撤身。魏豪恨不得一刀制勝，把賊人一下子刺通，身勢進得太猛，竟自收不住勢。這一來，賊人反而得手，刀鋒一個盤旋，竟照摩雲鵬魏豪刺去。這一刀下去，相隔極近，鈴哥兒魏豪全要受刃。……忽然噲的一下，賊人噯呀

一聲，身軀往左一栽。就這一栽，賊人的刀却依然斜抹過來。魏豪掙命的一竄，僅々の躲開。：程玉英娘子的第二枝袖箭，救了魏豪和鈴哥兒。

程玉英雖然奔入林中，她依然心懸着愛子，左手提利劍，右端袖箭筒，喘吁々回頭窺看，盼着魏豪跟踵進來。不想賊人倒先截過來，魏豪反阻在林邊，這功夫，鈴哥兒忽地驚叫了一聲。程玉英一咬牙，探身溜出來，抬手一箭，這一箭，竟僥倖打中賊人。賊人却也不可悔，身雖中箭，猛往旁一竄，魏豪左手往後一托鈴哥兒，右手刀不放鬆，乘機來取仇人的性命，賊人驀地「鯉魚打挺」，從雨地裏竄開，跟着一滑，又復撲倒。摩雲鵬大喜奔來，猛聽得一聲斷喝：「着！」緊跟着又聽一聲叫：「七弟快來！」黑影中，摩雲鵬急忙一閃，左肩頭熱刺々の挨了賊人一下。賊黨的這一下，却又救了自己同伴的性命。

於是摩雲鵬負敵負傷，傷幸不重。程玉英一疊聲叫：「七弟，七弟！快給我鈴哥兒！」魏豪回手摸了摸鈴哥兒，鈴哥兒吓得小鼠似的緊撲著魏豪，貼伏在背後不動。那受傷倒地的賊怒吼一聲，又竄起來，大罵魏豪，七節鞭嘩楞楞一抖，摟頭蓋頂打來。魏豪一個「鶴子翻身」，厚背刀「立劈華山」，隨身趁勢，照七節鞭反剝下來。賊人負怒而來，身手愉快，腕子一挫，立刻抽招換式，往回一撤，突撤身揚鞭，反向魏豪攔腰掃來。

摩雲鵬此時雖說破出死命，要想拚倒一個賊人，才好脫身，但是背負一個小孩，任你怎麼出力，也是應付不來。勉強招架了幾合，趁持刀的賊人未到，急攻一招，猛翻身便退。兩賊更不容緩，已看魏豪要跑，立刻一聲呼哨，兩人往當中一擠，又把魏豪的去路阻斷。

魏豪恨一聲，牙關緊咬，立刻改計，將厚背刀一揮，奔那使鞭的賊人衝來。施「進步刺扎」，刀尖將次點到賊人的身上，賊人猛然一個「退步連環」。翻雲覆雨七節鞭嘩郎一響，旋身展臂，又向魏豪下盤掃來。魏豪急騰身一躍，這背後的鈴哥兒却累墜殺人，猛使勁，剛剛竄出不多遠。那持刀的賊人狂笑道：「看你有多大本領！」刷的一刀，趁勢照上盤斬下，摩雲鵬回身招架。七節鞭在背後嘩啦一響，魏豪急急的風旋電掣，抽身往旁一竄，這才閃開了七節鞭。那賊人的鋼刀却又「葉底偷桃」刷的自下往上遞到。摩雲鵬渾身冷汗，揮刀避開。心中想：「我命休矣！」但是，程玉英娘子隱身樹後，眼睜睜看魏豪被圍，早裝上第三枝袖箭，比了又比，認了又認，一聲不響，覷定了一個間隙，噌的一聲撒放出來。然後才喝道：「看箭！」二賊應聲往旁一閃。程玉英叫道：「七弟快來！」摩雲鵬趁這機會，一陣風逃入林中，沒入黑影裏，深深的喘了一口氣，

兩賊那裏肯捨？揮刃撲過來，雖不敢窮追入林，却繞林而轉，把來路去路看住。

，口中不住的吱吱連響，聲聲慘厲，倍覺驚人。程玉英娘子和魏豪會到一起，隱匿林中，程氏急遽的說：「鈴哥兒怎的了？怎麼半晌沒叫喚？噯噯？」禁不住伸手來摸。魏豪道：「嫂嫂快走，他好好的哩。」鈴哥兒摸着母親的手，叫了一聲：「娘！一程氏這才放了心。」

一帶疎林，魏豪與程氏鑽入林之深處，喘息着來回盤繞，覓路欲逃。這二賊却非常狡猾，竟貼地往內窺看，兩個人剛要逃到一頭，賊人竟會聞聲尋去。賊人不敢冒險入林，却將暗器照着林中亂打。看這樣子，既不能突林逃出去，而且賊人連聲的打胡哨，遙聞遠處已有應聲，又不能與賊持久。

摩雲鵬隱身在一棵大樹後，不由捫心長嘆。這麼區區兩個賊人，自己揹上一個小孩，不啻打去了五百年的道行，竟鬥不過他？少時之間，大撥的賊人一到，長幼三人必死無疑的了。摩雲鵬萬不得已，滴一掬英雄淚，低囑程玉英嫂嫂：「我們只好硬闖了！趁這功夫，賊人沒有全到，還許可以闖得出。嫂嫂呀，萬一到真不了的時候，嫂嫂你……」說到此，切齒道：「嫂嫂你可要橫劍自刎，不不要落在仇人手中！嫂嫂你明白！」說罷，霍然立起來。

程玉英也明白，慘叫道：「七弟，你放心！我程家女兒，我一定對得住你大哥獅子林一世的英名！我自有我的道理，七弟，你快走你的吧。你若能把我們鈴哥兒

搭救出去，……咳，簡直是妄想，你帶不走他的！你把他給我，我們母子死在一塊吧！」

第十一章 亡命客款關求救

程玉英是有決斷的女人，一咬牙，伸手便來接小孩，用寶劍，摩雲鵬如何下得去，把手一格，猛然厲聲說：「嫂嫂別錯會意！咱們就死，何必這麼死！咱們先闖，拚給他們看！他們現時就只這兩個人，他們大撥的人還沒來，走！」摩雲鵬把鈴哥兒托了一托，厚背刀一揮，準備奪路。

窺定了奪路的路綫，這一帶疎林西一面，距着青紗帳不遠。相了相。青紗帳前有幾行大樹，青紗帳後黑影甚濃，又似距村不遠。摩雲鵬魏豪挾着必死的心，來尋生路，引程玉英穿林窺隙，仔細端詳外面的形勢。先隱在樹後看，又蹲在地上看，路綫看清，又偷看外面賊人的動靜，兩個賊起初在繞林狂罵，此時却罵聲脚步聲頓住，暗器也不往林裏打了。魏豪揉了揉眼，看這四面黑忽忽的，並不見二賊的踪影。摩雲鵬不敢冒失，忙又繞到東一面，窺隙外望，也不見其賊，這一來，魏豪又胆怯起來。賊人的詭計一變，竟不知兩個東西隱藏在何處，暗地偷窺着自己。

魏豪自恨忙中大意，不由搔頭躊躇。起初奔入林中，是賊明我暗，現在要奪路

出林，却是賊暗我明白了。但是，事情已緊急萬分，這々的已聽見散漫的胡哨聲，看光景，賊人的接應不久就要尋來。滿盼望林外潛伏的二賊也應聲打起胡哨來，自己立可聽出二人藏身之處，便好躲避着往外闖，偏偏這二賊一聲也不響，這舉動更是可惡。

魏豪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，那敢就快？在林中東探一頭，西窺一頭，無可奈何，被那遠處的胡哨聲催迫着，只得又引着程氏，溜到西面林邊。西面林邊依然悄靜，青紗帳前，那疎疎落落的幾行大樹，被雨打得簌々發響。算計着要奪路出林，應該一口氣奔到大樹下，再逕竄入青紗帳裏，然後再一步一步往前闖。盤算好了，把手中刀一揮，又探囊取出兩枝鏢，低低的叫了一聲：「嫂嫂跟我走！」猛然間兩個人一先一後，從林中奔突出來。

摩雲鵬照舊在前，程玉英照舊跟踪在後。摩雲鵬才說得個「走」字，一縱身便往外竄。陡然覺得離身旁不遠處，一棵老柳樹上，樹葉刷啦的一聲微響，一條黑影如飛燕掠空，竄落在平地上，身法輕靈，竟沒有甚麼大響聲。跟着又一挺身，把路攔住。程玉英喫了一驚。不知不覺縮住身形，不敢往外竄了。摩雲鵬却已竄出林外丈餘遠，也是喫了一驚，回頭一看，程玉英竟沒跟上來，大爲着急，失聲叫道：「嫂嫂還不快過來！」抖手一鏢。照來人打去。來人哈哈一笑，急忙一竄，一撮口唇

，打了一個胡哨。從林那一面。應聲奔過來一條人影。嘩啦的一聲，亮出七節鞭來，果然還是那兩個賊人，却分兩路，把魏豪程氏的來路去路都截住了。

這二賊也是行家，見魏豪等奔入林中，一任破口惡罵，竟不答聲，二賊料定魏豪未必敢跟他耗到天明，抓着機會還是要逃跑的，持刀的賊詭計多端，猜想魏豪不跑便罷，要跑只有兩條道，一路是往回跑，一路必是奔西面，再鑽高糧地。因此二賊亂罵瞎打了一陣，立刻由持刀的賊出主意，自己在青紗帳前埋伏下，却教同伴持七節鞭，埋伏在來路上，果然把魏豪等又截住了。閃過了魏豪發的暗器，持刀的賊狂笑一聲，叫道：「喂，朋友，你大概姓魏罷？魏朋友，你今夜鑽入爺們擺下的天羅地網了，再想脫身，那是做夢！識趣的趁早把林家母子獻出來，爺們念在江湖道上的義氣，原諒你各爲其主，我們一定放你逃生。你再要東藏西躲，給姓林的老婆孩子當奴才，妄想逃出爺們的手心，嘻嘻，朋友，你也估量着點！你也看看甚麼時候了？你再聽聽動靜！」又一捏口唇，胡哨連響，與那遠處連續吹來的胡哨聲，遙爲應答，果然賊人的接應打四面兜來，越來越近了。賊人的話並非是虛聲恫嚇，摩雲鵬魏豪聽了，越發驚懼，恨怒非常。程玉英娘子尤其驚慌，不由失聲叫道：「七弟，你顧不了我們了，你逃命去吧！」摩雲鵬魏豪腰背一挺，破口大罵：「無恥的惡賊，倚多爲勝，欺負人家孤兒寡母，你還有臉在江湖上叫字號！太爺不錯姓魏

，太爺就是獅子林的師弟摩雲鵬魏豪七太爺！狗賊！太爺做的是救孤兒，拯烈婦，仗義全友，你們這羣狗黨幹的是甚麼？趕盡殺絕，不過欺負小孩子堂客！你們但凡有點人心，就該放我們過去。我姓魏的把人家孤兒寡母安排好了，一定回來跟你算賬，你小子可有種，你敢做人事麼？」兩個賊狂笑不答，得意聲裏，刀鞭重舉，早又猛撲過來。摩雲鵬張目四顧，揮刀迎敵，大叫：「嫂嫂快闖過來！」

程玉留娘子於絕望中，掉下幾滴感激的淚來。猛一想，還不拚命，等待何時？將四百兩的銀包投棄地上，把腰帶緊一緊，又將脚下窄靴登一登，揚一揚手中的利劍，立刻叫道：「七弟，我來了！萬惡的賊，我娘們跟你們何冤何仇！我程玉英今天就死給你們，也落個全貞全節！狗強盜，我伯父鐵掌黑鷹少不得找你狗賊算賬！」突然飛身竄出來，奔到魏豪那邊，依舊是刀劍並舉，和二賊拚命死鬥。

摩雲鵬估量敵情，知那使刀的賊武功矯健，是個勁敵，那使七節鞭的本領却不濟。但在昏夜密雨中，他那七節鞭却不大好招架，怕程氏嫂嫂抵敵不了，摩雲鵬只可搶先一步，揮刀先敵住持鞭的賊人，教程玉英娘子對付那個使刀的賊人。二賊似已定下狡謀，程玉英雖是正對頭，二賊却刀鞭齊上，專攻魏豪一人，而且不攻正面，單掩擊魏豪背後揹負着的小孩。魏豪立刻識破賊人的詭計，腳攢勁，不容敵到，先飛躍到仇敵面前。持鞭的賊才一抖兵刃，持刀的賊已然當先攔住了魏豪。魏豪恨

一恨，將厚背刀一揮，照賊人分心就刺，賊人揮刀招架。程玉英娘子緊跟着在後面，揮劍衛護着愛子鈴哥，雙眸看定使鞭的賊，不容他夾攻一個人，登時雙方又捉對廝殺起來，魏豪雖是拚命死鬥，却又無心戀戰，始終眼光注視着青紗帳，要伺隙逃亡。一面打，一面不住的警告：「嫂嫂留神！」是教程氏留神機會，程玉英連聲應道：「曉得！」兩個人相喻於無言，但仇敵也不用聽，早已懂得，這兩賊一邊動手，一邊一疊聲的打胡哨，招接應，橫身擋住了二人。

摩雲鵬刀法兇狠，巴不得殺死一個賊，便可趁早逃走。那持刀的賊招術狡猾，一味油門，要跟摩雲鵬耗時候，等接應趕來合圍。摩雲鵬也早識得，倏的一連三刀，刀刀險毒，這賊人如風擺荷葉，左閃右閃，連躲開三刀，驟然大怒，倏地一翻手腕，刀鋒斜照魏豪的下盤掃來。未等魏豪招架，忽似旋風一轉，轉而又撲奔魏豪背後，背後揜着鈴哥兒。程玉英叫了一聲：「好惡賊！」狠的一劍，照賊人刺去，賊人掣刀自衛。黑影中，七節鞭嘩朗一響，拋開程氏，轉向魏豪對面颯來。賊人的刀也趁勢夾攻，照魏豪後心便扎。七師傅魏豪一招走空，早簌簌竄出一丈以外，立定脚跟回頭看。

持刀的賊却又順手一刀，照程玉英割去，七節鞭也趁空一收，嘩朗的一下，也向程玉英悠打過來。噹的一聲震響，程玉英失聲嗷啞了一聲，閃刀架鞭，霍地一竄

。摩雲鵬大驚，不要命的奔突過來，厲聲喝道：「看刀！」刀鋒一閃，直向揚鞭的賊人扎下去。賊人回手擊鞭，魏豪挺身欺敵，用「大鵬展翅」，嗖的一刀，向敵手右脇斜削過去。這一刀厲害，賊人躲得稍遲，刀尖下掃，却割着右袴，賊人忍痛往旁一縱，忽然腦後生風，魏豪急忙縮項藏頭，回身一刀，就勁腳下一登，也要往外竄出去。嗤溜的一下，雨地泥滑，措人身重，不由自主的踉蹌斜栽出去。賊人大喜，躍過來叫道：「也給你一下！」都只爲背後累墜，十分本領減去了一半，摩雲鵬一挺身，反手刀一架，很不得力，嚙郎一聲嘯響，自己的厚背刀竟被碰飛。賊人又復一刀，魏豪拚死命的往外又一竄，被賊人刀鋒一帶，登時臂血流離。

摩雲鵬狂吼一聲，把左手一揚，喊道：「打！」一縷寒星射出，不管打着打着，自己趁勢連連縱躍，逃出戰鬥場。只叫得一聲：「嫂嫂快來！」鋼刀已失，刷的一下，把林廷揚那一口遺劍掣出，右手只一揮，左手掌也一張，分拂禾桿，沒命的突入青紗帳裏。賊人揚聲大笑道：「姓魏的，看你跑到那裏去！姓魏的真够朋友，再跟太爺招呼招呼，鑽高粱地的不是好野貓！」又叫罵道：「你就放開兔子腿，也不行，白拚命！你小子鑽到那裏，太爺也要把你掏出來。趁早把林家那個小兔蛋獻出來！」立刻禾杆亂搖，跟着刷刷啦一聲亂響，青紗帳裏跟踪闖進兩條人影。

摩雲鵬雖然狂奔，却不敢以背向敵，怕傷了鈴兒，一味側着身往裏鑽，一剎時

己鑽入十數丈。猛回頭，又不見程氏嫂嫂跟踪逃來，却聽得賊人醜罵；真個是被追得走頭無路，被罵得忿火中燒。摩雲鵬咬牙切齒，想生平未受此辱，男子漢死就是死，眼見得不易逃脫；略緩一口氣，不由得復又翻身，意欲拚命。只聽後面禾杆刷刷刷地，地上泥水撲又撲又地；黑影中，一個人磕々絆絆奔逃過來，自然是程氏嫂嫂。後面賊人緊追不捨，竟也追進青紗帳來；追來的賊却只一個，想必是那一個已經受了傷。摩雲鵬吁了聲，掄刀堵住。把刀一分禾杆，奮身一躍，也不管地上是泥是水，撲嗤往下一落，却忽啦一聲，整個滑倒。把鈴兒連摔帶吓得失聲狂號，連叫：「娘娘，娘娘！」小孩子有了事，就知喊娘。

程玉英捨命狂奔，險些被賊截住；幸而到底闖進來，却教賊人緊緊的緩上。一入青紗帳，兩眼黑忽忽，不曉得魏豪掙鈴兒鑽到那裏去，心中正在惶急；忽聞鈴兒狂喊，吓了一跳，立刻尋聲鑽尋過來。摩雲鵬已騰身竄來應援，滑倒躍起，相隔切近，已聞得程氏喘息。摩雲鵬把嫂嫂讓過去，賊人跟踵追到。摩雲鵬手疾眼快，一聲不響，從斜刺裏，陡然探身廷劍，往前一刺。只承望一下出其不意，可以奏功脫險；那想此賊真是勁敵，追得猛，却閃得更快；只恍惚見禾杆一搖，便留了神。魏豪的劍扎來，賊人陡然撤身，往旁一滑。只聽希哩嘩啦，禾杆排山倒海的仆倒一片，賊人已然橫躲到一邊。跟着撲嗤的一聲響，賊人似乎也滑倒。摩雲鵬魏試大喜。

，尙想揮劍上前，尋仇下手。不防賊人早把手一抬，狂叫道：「好東西，看傢伙！」摩雲鵬急閃不迭，熱刺刺的唇頭上又挨了一下。後面禾杆刷刷啦啦又響起來，分明追進來第二個人，就在這時候，胡哨聲又一疊聲的吹起來。

摩雲鵬，程玉英，兩個人登時不顧一切，抹頭又跑。兩個人力氣已盡，只得最後掙扎，溜得一步算一步。踉踉跄跄又奔出去數丈，抓着禾傢，止步喘息。聽後面禾杆撥動聲，泥水迸濺聲，居然滑得遠些了。兩個人曉得一陣瞎鑽，或者竟已逃去賊人的眼底。摩雲鵬暗暗的觸了程氏一下，程玉英暗暗的摸了鈴兒一把；只得稍爲換過一口氣來，兩人這才輕輕的，悄悄的，不敢再亂撞，順着地壠，扶着禾杆，一步一步往外試探着溜。溜出不遠，再傾耳聽四面的動靜；忽聞後面沒響聲了，前面又刷刷拉拉的響，地面上也聽見濫泥跋扎的聲音。兩個人吓得又不敢動，索性蹲下來屏息細聽。

聽了半晌，在雨聲聒耳中，驅不出甚麼動靜來。這更令人可怕，準知道賊人埋伏所在，倒好防備；如今一點動靜沒有，正是說不定賊人是在身旁，還是在前面。程玉英娘子此時心胆俱裂，有求死不得的苦處，摩雲鵬魏豪更是滿腔焦急；鈴兒小孩子墜手，程氏女人墜腳，自己就有出衆的本領，當此疲難之局，也要束手待斃。可是人生但有三分氣，又焉肯束手待斃？

魏豪躊躇着，忽然霹靂一聲，天上響起一個焦雷，倏地數十道電光橫空亂閃，照得曠野利時頃通明。魏豪也不禁一震，程氏娘子吓得一抖擻，鈴兒更大喫了一驚；登時逃難的三個人倒有兩個失聲，喊了一聲。只魏豪還鎮得住，沒有出聲，却更加着慌；急急的站起來，向程氏潛打招呼；舊地方勢不可留，就該作速再往外逃。跟着又是一陣殷殷隆隆的雷聲，又是一條條電光；電光過處，看見前面林木掩映，似乎有村舍，似乎就是柳樹崗。摩雲鵬立刻從青紗帳竄出來，要橫越小徑，就往村崗上搶。

不想魏豪才從青紗帳竄出來，側面小徑上一聲暴喊，突然撲出好幾條人影。魏豪心驚，却並不慌，這本是意料中的事。急忙翻身退入，再回頭向程氏急叫：「不好，賊都來了！」叔嫂二人不敢遲拾村崗，竟退入青紗帳，踏着濫泥，往斜刺裏逃。田中土軟，又濘又滑，而且步步陷腳。魏豪道：「不好！還得尋田中小道走。」但是時不暇待，賊人奔尋聲，胡哨聲，聲聲驚人；既已望見魏程二人的踪影，立刻合攏來，往一個地方尋追過來。前前後後足有五六個人，不用說，賊人的接應已然來了。

程玉英這一夜逃亡，越走越慢；只仗着深夜豪雨，數丈外辨不清身形，賊人雖多，也很小心，叔嫂二人借此才得稍緩了一步，摩雲鵬尋路，東闖一頭，西奔一頭

，聽見動靜便退轉，遇見阻碍又回身。似熱鍋螞蟻，盤旋了幾遭，賊人的胡哨只是打圈跟着轉。魏豪急得兩眼怒睜，只是沒辦法脫險。嘆了一聲，覺得這樣逃法，累也累死了，逃却逃不出去。這時候雷聲雨勢越發驚人，震得人耳欲聾，澆得人身上滴水。魏豪猛然切齒道：「還是得闖！」

摩雲鵬到底不弱，說一聲走，首先竄出青紗帳，一溜烟的搶上村崗。程玉英奮力跟過來，可是回頭一看，在她背後，竟有一個賊人從旁邊鼠出，看看也要搶上來。摩雲鵬急中生智，往村前緊竄了兩步，倏地一換步擰身，斜往旁一縱，急又往下一擡身，潛伏在路側。劍鋒插在地上，一伸手，掏出兩個飛蝗石子，趕緊苗準了賊人的來路。程氏娘子揚着身子，努力奔逃過來，張眼四顧，找尋魏豪和鈴兒。魏豪一聲也不響，容得程氏竄上土崗來，展眼問頭一個賊人箭似的追逼已到，刀尖一挺，再一竄，便要扎着程玉英。程玉英一回身揮劍，賊人略閃得一閃，魏豪慢慢的探出身來。果然是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」，摩雲鵬一抖手。賊人猝然哼的一聲，咕登的一滑，倒栽下崗去。

魏豪急忙的又將身形一伏。只見程玉英回頭怔了一怔，復又翻身往村內奔去。再看賊人，後面又跑過來兩個，一見自己的人翻下崗來，一齊停步，搶問那受傷倒地同伴：「怎麼樣？是滑倒了，是受傷了？」那受傷的賊不待攙，懶驢打滾爬

起來，怒罵道：「姓魏的，我不宰了你，誓不爲人！併屠子，快上！我教這小子打了一暗器，他在黑影裏閃着呢。快上，快上，先把這小子拾下來，好報仇！快著啊，怎麼還怔着！」一疊聲的催促，又連聲打起胡哨來。賊人那兩個同伴却不儘聽他的話，攏着眼光往土崗上看。土崗當前，不敢直闖，兩個人倏然分開，往兩邊一展，打算從兩面抄上去，氣得受傷的賊罵不絕口，嫌兩賊胆小。胡哨聲中，青紗帳外，應聲尋迹，又竄出兩條人影，跟着從小徑上，撲又撲又的又跑來一個人。

賊人陸續的互相招呼着，撲奔高岡來，摩雲鵬攔住高岡，這第二個石子便不敢再發，眼見得賊人正在尋找，暗器又是打一個少一個。摩雲鵬忙轉身軀，往後一溜，撤回來，又往左一竄，直竄出一丈來遠，已覺得不易。然後伏身縱步，循着程氏嫂嫂的逃路，跟追下去。摩雲鵬身法本來很快，雖然疲極，趕出去沒多遠，已望見前面黑影，知道是嫂嫂，不敢出聲招呼，只微微的吹唇作響。程玉英回頭看了看，依然沿着村道直跑，越跑越慢，二目亂尋。魏豪努力的追上去，前後距離還有一兩丈，立刻奮身一躍，到了程氏娘子的背後。程玉英娘子一聲不響，猛翻身，刷的就是一劍。幸虧魏豪早有戒心，急忙的一閃身，撒步低叫：「嫂嫂，是我！」程玉英止步收劍，喘息着說：「嚇，七弟是你！你怎麼倒落在後頭了？」魏豪答道：「我藏在土岡後，略緩一緩追兵，給了他們一石子。……」程玉英道：「哦，我說怎麼

找不着你！七弟，咳，你說進了村就不要緊，進了村他們還追，怎麼好？」回頭看了看，忙說：「你說聯莊會，聯莊會那裏有？快找他們吧！你聽聽那裏直吹哨，他們又趕來了，咱快跑吧！」不等魏豪答話，程玉英娘子拔腿便想跑。但是口說跑，心想跑，她實已不能跑。放眼一看，看見了村舍，又急急的說：「咱們藏一藏！」

前面不遠，就有一座大莊院，似是鄉下富家的大宅子。這一回程氏娘子不知從那裏掙出來一股氣力，誰則喘不成聲，却向魏豪一點手，隨即抹轉身，奔那大莊院跑去。莊院高牆大門，門扇緊閉。程氏娘子撲到大門旁，兩脚用力，一伏身，往牆頭上便拔。竟未竄過去，咕登的一聲摔下來，急忙一偏臉，把手中劍拋開。幸而斜摔了一下，沒有搶破臉，只弄了一身的泥水。程玉英一翻身跳起來，摸着了劍，急插在背後，如垂死掙命似的，急退出數丈，一疊腰，一墊步，嗖的復又一竄，兩隻手扒住了牆頭。但是壁滑牆濕，抓了兩把泥，復又滑下來。費很大氣力，到底沒有竄過牆，跳進院，程玉英絕望的呻吟了一聲。

糜雲鵬慘吁一聲，已曉得程氏要投入人家院內，避禍求救，連忙過來幫忙。那知程玉英忽又變計，跑到那莊院大門前，用力把門一推，門扇掩著，內加雙拴。下加門檻，紋封推不動。程玉英猛伸雙手，下死力，拍々地一陣亂敲。用著破裂，尖澀，驚慌的噪音，高叫：「救命啦！強盜殺人啦！……」手拍着還嫌不響，竟回手

掣劍，將劍柄倒提起，噹噹的一陣狂敲。這却把摩雲鵬驚呆，急壞。這自然是呼救，可也等於喊賊。荒村雨夜，女人狂喊，聽起來果然驚人，但只是雨聲瀟瀟，風聲瑟瑟，夾雜著這呼救之聲，人未必驚得動，狗却驚得狂吠起來。就在這莊院門內，鳴的一聲，撲出幾條狗，竟隔着門縫，在裏面亂竄亂叫。

摩雲鵬情知非策，攔阻不及，也只得將錯就錯，急忙的用眼一尋，另擇得一處小莊院，提起刀柄，用勁猛敲，厲聲呼救。却只在一家門前連喊數聲，急敲數下，便霍地竄開，另換一家門口，再敲再叫。以爲如此，可將全村驚動了。又想著鄉下人最怕火警，放起一把火來，可將村民全吓起來，可是雨夜中，又無法發火。

摩雲鵬搥門乞救，連移了四家門口，程玉英娘子竟像失了神似的，還在原來地方死敲不動。魏豪無奈，忙又竄回來，喊了一聲：「嫂嫂！」教他不要儘在一處拍叫，還是一面呼救，一面找尋藏身之所。程玉英省悟過來，但她想：這一家高牆峻宇，必是大戶，反催魏豪跳牆進去求救。她却不會想：夜雨狗鳴，女子慘叫，就把村民驚醒，豈敢冒然開門？就跳到院內，人家也要疑鬼疑賊。況且山東多盜，村戶家家多有防盜的警備，門關嚴嚴，牆築望台。這時節，路南第五大門，已有大胆的居民驚動起來，在暗中潛登更道，向外窺望，並已派出人，悄越鄰牆，到鄉團報警去了。

當下，摩雲鵬只催程氏嫂嫂疾走勿停，不要耽擱，速覓妥處。兩人剛剛走出兩三箭地，到一小巷口，正要投進去，忽見對面黑影中，似有人影一閃。摩雲鵬急忙縮步，程玉英驚道：「糟！」悔之不迭，兩個人翻身疾往後退，這如何來得及？只聽吱的一聲胡哨，巷內竄出四條人影。前三條人影如猛虎似的直撲過來，後面兩條人影卻從斜刺裏奔繞過去，似欲堵退路，又似出去勾兵。但這一回被賊追入村中，程玉英出聲呼救，倒也收效，賊人竟似有所顧忌，揮兵刃圍上來，一聲不響，只微微吹哨。

摩雲鵬，程玉英，一夜奔逃，到此實已力盡。摩雲鵬畢竟英挺，雙眸怒張，回身迎敵，急催程氏快跑。賊人低喝道：「那裏跑！」倏然圍攻，已到身邊。摩雲鵬頓足痛恨，把手中劍顛得一顛，料想逃不脫，竟要橫劍自刎。但這如何甘心？況也來不及了！賊人分三路進搏，頭一個賊人把刀鋒一展，劈面砍來。摩雲鵬不知不覺，一挫身閃避，右手劍一翻，又不知不覺，照賊人削去。三寸氣在，依然與賊人拚鬥起來。

摩雲鵬一把劍力敵三寇；三寇是一把劍，一柄刀，一枝鞭，把魏豪走馬燈似的裹在街心。賊人冷笑熱罵，魏豪苦鬪死爭。背上的鈴哥兒較才掙時，分量越重，越發的運轉不靈，跳閃不迭。三賊連笑揮刃，誚意：「姓魏的，認輸吧！看你迸到那

里去！」魏豪不住手的且戰且走，如風旋磨轉，連鬪了二十幾個照面，小孩子在背上，格外的險惡吃力。喘息越粗，苦戰越力；不自覺的叫道：「嫂嫂還不快走！」也沒有想到催她往那裏走。但程玉英娘子這時候，竟已逃進一個小巷。

又鬪了數合，一個閃躲不及，摩雲鵬右肩頭上，被對面賊人掃了一劍。摩雲鵬負痛一蹶，右邊賊人趁隙遞過來一刀。魏豪奮力招架，又拔身一閃；忽然背上的鈴哥兒也失聲慘號了一聲，跟着叫起娘來。魏豪情知命盡今日，心神一亂，倏然間又被賊人的鞭掃着了一下，跟々踏々險些栽倒。

三個賊人三叉形把摩雲鵬魏豪圍住。摩雲鵬因獸猶鬪，雖然力盡，累年苦學來的本領識見，不因臨險而忘却，反因瀕危而拚命，把生平功夫都施展出來。忽然「夜戰八方」式，把敵人一衝，敵人略閃，摩雲鵬抓個機會，竄到那大莊院墻隅角前面。兩墻相對，交成人字形，摩雲鵬托地躍過去，貼牆倚背，負隅障身，保住了後三路。賊人還道他要跑，忽地追過來：那知他雙目一瞪，厲聲喝道：「狗賊，老子跟你們拚了！」把亡故師兄林廷揚的那把劍，上下揮霍，使得呼呼風動，敵住了前左右三面敵人的兵刃。

這時候，摩雲鵬生望全無，自分必死；但有一分力，就爭一口氣。又苦鬥十數合，志在拚命，可是已經力不從心。忽然聽程玉英娘子遠遠狂喊了一聲；略一分神

，險些被敵人削斷手指。百忙中，黑影裏，偷向兩邊一望，恍惚見程氏嫂嫂聲喊着狂奔過來；却在她身後緊緊絞着十多條人影。這程氏嫂嫂怎麼不往小巷裏藏，反倒往這裏跑，豈不是送死？摩雲鵬咬牙切齒，發狠道：「想不到今日全完……」終夜奔命，逃生無路，喊救無靈，終不免於同歸於盡！最不甘心的是落在仇人手裏，死還受辱！摩雲鵬登時一顛，胸中沸騰的熱血撞上來，眼冒金星，耳輪烘烘，似聞得一片鑼聲。跟着一聲狂喊，又似身邊響了一片焦雷。也不知來了多少賊，黑影亂竄，竟都攻到了自己面前。

摩雲鵬已然失了神，昏惘中揮劍亂砍，忽上忽下，遮前擋後；這才是人於望斷力絕時，發出來的拚命狂力。原打算的主意，見危授命，橫劍自刎，決不落到賊人之手；此時已然慮不到，而且也來不及。就只顧得一把劍照前面，左面，右面，狂掃亂刺，口中噴沫，一邊死闘，一邊狂呼。

猛然間，周圍嘩然的一陣大噪，前面人影亂恍，耳畔聽頭頂上越發烘烘的響。魏豪此刻是越發的耳鳴眼花，只聽一人喝道：「歹，休要動手！」魏豪吁吁的狂喘，依舊不住手的掄劍亂砍。苦戰累乏，只騰了眼前，掃，剝，挑，扎，這幾招。忽然，大腿上被撓鈎搭住；他還想掙開，努力的往旁一竄，氣力早不行了。急忙的變招收刀，掄劍把鈎竿一挑；却又沒挑開，黑影中又來了一枝撓鈎。魏豪一掙，撓

鈞一拖，地上濕漉漉的滑，驀然一扯而倒。敵人哄然齊喊了一聲道：「捉住了！活的！」

但是摩雲鵬狂吼一聲，揸着鈴兒，霍地起來，凝眸只一掃；黑壓壓十多個，二十多個，敵人全上來了。摩雲鵬又一聲怒吼，手中劍急急的一擺，往前一衝，驟又往旁一退；利劍倏然橫過來，猛往頂下一勒。果然來不及，前面，後面，左面，右面，許許多多人把他圍住，胳膊上，手背上，重重的挨了一下。同時從後面襲來兩三個人，把自己抱住。摩雲鵬命拚一掙奪，登時丫丫又又的又伸過來許多手；摩雲鵬的劍竟被人奪住。耳邊聽人笑罵：「抹脖子，算什麼光棍！」同時，背後的鈴兒也慘號起來，直着小嗓子狂叫：「救命！」

可憐的七歲幼兒，也不免慘死！摩雲鵬如亂箭攢心，情知到底落到仇人手內！摩雲鵬鋼牙一挫，如帶箭虎，如折角牛，破死命把渾身筋力一攢，一聲怪叫，突然的掙脫出來；又破死命的拳打，腳踢。只聽「噯叻」一聲，似乎踢傷了一個仇敵。魏豪這時刻，只恨兩拳力薄，兩腳勁小；現在是打一個，便宜一個，打一下，便宜一下，臨死也不放仇人趁心。仇人若的一怒，給自己一刀，自己倒換來一個痛快。於是，惡狠狠的一撲，却又被人家攔腰抱住，跟着兩腿也被人拘住，跟着兩臂也被人拿住。摩雲鵬掀天撼地的一陣狂呼亂掙，只是這一回再掙不出來了。只聽周

圍亂哄哄的七手八脚，把自己亂推亂打；又七言八語的亂罵道：「這小子真玩命！先把他放躺下！」摩雲鵬知道是完了，一陣急怒，精神越發迷惘。耳畔又聽見一個女子的腔口說道：「諸位行好吧，他是累昏了！：七兄弟，七兄弟，你怎麼不認人了？」這却正是程玉英嫂嫂的口吻，同時也已聽見小鈴子哇々の放聲大哭着叫娘了。摩雲鵬手足不能動，已然被人放倒網上，強自支持着，把眼睛睜了睜。但是眼前只冒金花，任甚麼看不見，當下，長嘆一聲，昏絕過去了。

第十一章 聯莊會傳檄禦賊

摩雲鵬魏豪通夜避仇，數番苦鬥，到底被許多人擒住，急怒交加，只長嘆一聲，登時昏厥過去。隔過好久，突覺得鼻孔鑽入一股子辛辣嗆人的煙氣，不由太嘆了一聲，兩隻手抬起來，一陣胡掙，把口鼻護住。耳邊聽得一個生疎的山東口音說道：「行了，還醒過來了。」魏豪迷離中，猛將眼一睜，眼面前頓然另換了一種境界。麗日當窗，身在屋中，自己是躺在一副門板上，只覺頭腦昏昏沉沉，眼皮撩不開。耳畔又聽一個人大聲叫道：「喂喂，起來，怎麼還裝死？」口吻強橫，摩雲鵬又睜開眼詳看，這是三間大房，却四壁甚空，桌椅甚舊，倒高高矮矮，老老少少，聚了許多人。自己一個也不認識他們，他們個個都拿着眼珠子正瞧着自己。還有一短

衫男子，端着一隻水碗，一個中年男子在手裏揀着一個草紙捲，紙捲還在冒着煙。定醒片刻，摩雲鵬慢慢的明白過來了。這才覺得渾身酸軟，筋骨酸疼，一點氣力也沒有了，回憶雨夜逃亡之事，恍如一場惡夢。現在置身處既不像盜窟，那必是俸脫仇人之手，這大概是村戶人家了，但不知林嫂嫂和鈴兒的生死吉兇如何。於是記憶回復，立刻掙扎着一翻身坐起來，揉了揉眼說：「這是那裏？是那位恩人，把我們救出惡賊之手？」抬眼尋看，程玉英和鈴孩俱不在眼前，不禁又惶急起來。看了看這屋子裏的人，多是年輕力壯的男子，都穿着短打，有的手裏還拿着木棒皮鞭。在迎門一張舊八仙桌旁，坐着兩個人。一個紅臉，四十多歲，穿夏布小衫，手搖摺扇，另一個是個瘦老頭，手拿着旱煙袋，正自一口一口的噴吐。摩雲鵬眼珠一轉，便已瞭然，這兩個人氣派不同，很像是個鄉紳，又看這三間房子大而且曠，不像住家：那麼自己昨夜被捉，竟是落在鄉團聯莊會手裏了。揣度着不錯，便要下地拜謝，詢問程氏母子的下落。沒想到他剛剛坐起，便過來兩個人，把他按住，另有一個人，便拿出一根繩子，要把魏豪綁上。魏豪究竟年輕，昨夜雖然失力昏過去了，此時却還有勁，把手一格，忙道：「你們別這樣！我是走道遇見匪人了，我們不是歹人啊！你不見我們還帶着家眷了嗎？」

正在紛囑支拒，那個赤紅臉個紳士已然轉過頭來，突然發話道：「你們不用細

他，等我們先審一審，看他也跑到那裏去。」又向那瘦老人道：「這個人身上帶着銀子，還有劍還，有鏢。」瘦老人道：「是的，二爺說的不錯，總得細審一下。我說何老三，七金子，你們兩把他押過來。」

立刻過來兩個壯丁，一邊一個，把魏豪押了過來，緊緊的抓住了魏豪的手腕。魏豪沉住了氣，更不支拒，直挺挺的一站，向兩個紳士點一點頭，這兩個紳士就大模大樣訊問起來。摩雲鵬問程氏嫂嫂和侄兒鈴哥兒，紳士並不答理，只板着面孔，究問魏豪的來踪去影，姓甚麼，叫甚麼，幹甚麼行業？爲甚麼黑夜手持兇器，攜帶婦孺，闖入村莊？又挨家敲門怪叫，是甚麼意思？那一個婦道，和那個小孩子，自稱是你的妻子孩兒，這話可對？你們究竟是要做甚麼？那許多人追你們，又是爲甚麼？你們是怎麼一回事？

問的這些話，摩雲鵬細々聽了，不由愕然。想了一想，暗道：「莫非程氏嫂嫂對他們自稱是我的妻子？……這豈有此理？」魏豪到底在江湖上歷練有年，只略一盤算，連忙說道：「那不是，那不是，那位婦道乃是我的嫂嫂，那小孩是我的侄兒。我們是臥牛莊林家，我是接嫂嫂來的，不幸遇上了仇人。」

摩雲鵬半虛半實的把自己的行藏，說了一遍，把兩個鄉紳模樣的人互相示意，臉上緩和多了。摩雲鵬現在說的話，和剛才他們詰盤程玉英娘子，哄問鈴哥兒的話

，恰很大致不離。他們都疑魏豪持劍夜行，多半是拐帶婦孺的匪人。但男女三個人說的話既然無異，他們便釋然了。跟着又問，怎樣遇見的惡人？魏豪有問必答，自承是保鏢爲業，「師兄去世。奉命接送師嫂師侄回家，不想遇我們從前保鏢結下的仇人，是一夥綠林盜，結夥邀劫我們。仗着我們事先得着信息，把細軟行囊全先運走，我們乘夜取路避仇，倒運竟在半路上遇上他們了。在下的師兄，就是臥牛莊保鏢林家，諸位想必也有個耳聞。」如此這般，細說了一遍，這兩個紳士更把一向的猜疑一掃而空了。但是那四十多歲的紳士依然沉着臉，很是惱怒，似乎非要把摩雲鵬重辦不可。摩雲鵬自是不明白，昨夜拒仇拚命，他竟把人家聯莊會的壯丁，連傷了三四個。

這地方正是小辛集聯莊會的公所。當摩雲鵬被賊圍攻時，程玉英娘子竟得逃出，奔入另一條狹巷中，但已渾身無力，寸步難挨了。強自支持着，往巷內黑影中一竄，竟撲地滑倒。又強支着，剛剛扶牆爬起來，還未及覓地暫避，猛聽前面有人語踐踏聲，緊跟着那邊巷口，一道黃光如車輪般一掃，影影綽綽閃出來很幾個人。程玉英「噯呀」一聲，驟然竄起來要跑，忽又想再逃不出仇人的毒手，慌忙貼牆，把劍橫在項下。却不料這明燈黃光又一掃，這幾個人影徘徊不進，有一人突然發了話，分明聽得山東的鄉音道：「賊在那裏了！」分明這腔口不是仇人，是本村的人。

緊跟着燈光對自己來來回回照射過來，又一個人大喝道：「甚麼人：敢來探莊！」程玉英猛然省悟：「這別是聯莊會吧？」方在驚懼，猜疑，那幾個人竟齊聲威嚇着，也是不敢過來。程玉英仍把劍橫在項下，做一堆的倚着牆根喘息，質問道：「我們是逃難的，遇見土匪了！我兄弟那不是教匪圍上了？」黑影中聽「咦」的一聲道：「真是個婦道！你是誰？」人影中燈光閃動，似有人往這邊走來。且走且吆喝道：「不許動。站住了！」但是，程玉英氣力早懈，就要她動，也須緩過氣來，才能動轉了。

俄頃之間，鑼聲忽起，對面脚步踐踏聲中，挑出一對燈籠來。跟着這對燈籠往程氏這邊，一晃一照，一晃一照，幾個人影走了不多遠，忽然躊躇不前，似正挑燈光往這邊端詳。果然照了又照，似已看清巷口牆根，確像是個女子倚牆發喘。跟着這才有一個少年人叱咤着，似要奔上前來。忽然，又聽見一個濁重的聲音喝止道：「歹，別冒失，你不聽？那婦着手裏還拿着甚麼哩，留神看給你一下！：喂，我說你這女子，你別動，我們得驗看驗看。」只聽又一人道：「你們看住了她，我去稟報副會頭去。」履聲窸窣，一個人撤回去了，五六人撲過來了。

程玉英娘子已看出對面燈籠「守望相助」四個紅字，登時如絕地重生，把顆心一放，不由渾身酥軟，癱在地上了。喘息着向來人說道：「鄉親們快救人吧，我兄

弟教幾個賊圍上了，還有我的孩子。」

這夥聯莊會本是鄉下力笨漢子，沒有甚麼本領，專以人多爲勝。但這裏的副會頭辛佑安，和他的三兄弟辛佑平，大侄兒辛宏明，却不含糊，手底下頗有兩手武功。五更風雨，乍聞得人呼犬吠，旋聽得會丁報到面前，知有匪警，立即鳴鑼，片刻間，聚來三四十了，紛紛尋聲搜索起來。有幾個登高瞭望，在牆頭更道上，恰好瞥見羣賊攢攻魏豪，又有幾人抄小巷搜尋，恰遇見程玉英。辛佑安父子三人挑燈提槍，先趕到程玉英面前，查看盤詰。程玉英掙扎起來，訴說前情。辛宏明見本曉得獅子林的威名，立催會衆上前拿賊。人多勢衆，聲勢洶洶。程玉英居然支撐着，挺劍當先，引領聯莊會衆撲奔鎮口。正是天下事難以逆料，程玉英倒救了糜雲鵬。

這出剿的三十多個會衆分做兩路，多一半拿長花槍，少一半提單刀木棒。辛佑安恃勇當先，率領十數人，直撲向魏豪被圍之處。辛佑平和辛宏明却引十餘人，繞道斜抄賊人的退路，以收夾擊之效。督隊急進，相隔已近，辛佑安一抬頭，突見兩個賊人竄房越脊，迎面奔來，這正是追捕程玉英的二賊涼半截和紀花臉。邪不侵正，賊人胆虛，這二賊突然聞警見聯莊會的紅燈，又聽見鑼聲響亮，人聲雜沓，兩個人哼了一聲，抽身便往回走。辛佑安斷喝一聲：「好賊，往那跑！」抬手打出一石子，率衆急追過去。一霎時。小辛集內外鑼聲四起，鄰近各村莊先後聞警，燈籠火

把，東一處，西一處，冒雨衝出來。守望相助，齊聲鼓噪，倍顯得聲勢驚人。窮追尋仇的賊黨不由得倒吸一口涼氣。

那包圍摩雲鵬的賊人，還想把仇人打倒再走，但這如何來得及？海燕桑七，降龍木胡金良揮兵刃，兀自急攻，他的同伴却已看着不妙。鷄冠子鄒瑞叟的竄上臨街的矮房，往四面望一望。這一望，登時看見這村鎮和鄰村三三五五的火光，在雨中閃爍，齊奔這邊撲來。若緩走一步，就怕走不脫，而且估幕時候，早已五更，只是陰雨天暗，顯着昏沈罷了。那矮房對面高大的莊院，並已有人據住更道，往自己這裏亂投石塊。鷄冠子鄒瑞急跳下房來，一聲呼嘯，催同伴作速退出村外。

這時聯莊會辛佑安已率衆趕到，辛佑平也從後繞過來。有幾個大胆的壯丁，年輕快腿，也不等火把，也不等梆鑼，竟挺花鎗，緊隨辛佑安和辛佑平，分兩路抄來。兩下一擠，海燕桑七降龍木胡金良大吼了一聲，急招呼同伴烏老鴉葉亮功，涼半截梁文魁，九頭鳥趙德明等齊往外衝。胡金良就是身探清江浦鏢局，自稱名叫胡建章的那人，他的真名是叫降龍木胡金良，善使齊眉棍，此時却使得是刀。桑七揮刃開路，胡金良橫刀斷後，招呼同黨撤退，向辛佑安喝問：「甚麼人敢攪太爺的事？」聯莊會衆一陣亂罵，沒人正經答話，却已刀槍齊上。胡金良厲聲怒罵：「太爺乃是來報仇的，你們倚仗人多，竟敢胡攪，早晚太爺把你們洗了！」胡金良放下這話

，這才翻身退出村外，聯莊會呼喚着追出鎮外，又搜巡了一程，便結隊而回。

辛佑安把程玉英母子領到自己家中，由他妻子款待着，更衣敷藥，煮粥治食。只有摩雲鵬魏豪苦戰失神，把聯莊會救他來的人，誤認做賊黨，竟被他連傷了三四個，聯莊會衆譁然大怒。辛佑安叔侄急忙過來，一齊動手，把魏豪擒住。程玉英哭着呼喚，摩雲鵬昏厥過去，半晌沒有蘇醒。辛佑安存了一番顧忌心，不願昇到自己家，遂吩咐會丁，用木板把魏豪抬到鄉公所，留下三弟辛佑平，設法薰救。辛佑安便回轉家來，向程玉英打聽遇盜的事情。

摩雲鵬獨留在鄉公所，直到雨住天晴，太陽升起很高，方才微吁一聲，緩醒過來。正會頭夏二爺，和鎮中素常出頭的人物，都到公所來訊問。因腦着魏豪誤傷會衆，盤問起來，聲色俱厲。摩雲鵬渾身傷痕，又看不見程氏母子，問他們，他們又不好生回答他，偏偏辛佑安也回去了，摩雲鵬應對之間，辭色漸不平等，雙方越說越擰。有的人就要照聯莊會平常治盜的法子，把魏豪綁起來，活埋了。正在翻臉相鬧，忽聽院外一個響喉曬叫道：「那個逃難的救活了沒有？」

摩雲鵬抬頭一看，此人年約三十六七歲，長眉毛，大眼睛，身材魁梧，神情粗豪，另帶一種抗爽之氣，並不像鄉下人。穿山東繭綢短衫，敞着衣襟，捏着一把九根柴大扇子，忽扇忽扇的扇着，大叉走走進來。身後跟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，而

貌微黑，也很透精神。會首夏二爺就是上首坐的那個紳士，忙欠身站起來說：「辛二爺才來。」這進來的人便是聯莊會副會頭辛佑安，那少年便是他的侄兒辛宏明。辛佑安一到場，立刻把誤會全解了。公所裏聯莊會的壯丁此時只剩下十幾個，辛佑安張眼四顧，問道：「他們呢，都散了麼？」夏會首道：「正是，我想沒甚麼事了。這時候田裏正忙，不過是幾個過路尋仇的小賊，趕跑也就完了；想着也沒甚麼後患，所以我就打發他們回去了。」辛佑安道：「哦！」說了幾句閑話，遂向夏二爺說道：「夏二哥，你不曉得這位？這位魏朋友說來還不是外人，就是咱們鄰村臥牛莊保鏢林，林廷揚鏢頭的七師弟。二哥，原來咱們昨夜救的那位婦道，就是林鏢頭的娘子。林鏢頭那樣英雄，你可知道竟死了，還是教一夥水賊暗算的。」

夏二爺道：「我剛才也聽說了，不過這個人說話口音很格別。辛二弟你說這事怎麼辦？我們後街四房裏的老五，大跨上教這人扎了一刀，傷很深我們能够模模糊糊的就把他放了？況且二弟街上的人，我也聽說有受傷的。」辛佑安陪笑道：「別提了，一動上手，真刀真槍，那能不帶傷？說真了，這可真是一場誤會。二哥的本家受傷了，還有我們八房上的辛老台，也教這位魏朋友打了一拳，把眼眶子都打青了；我們大侄子，也挨了一腿。這裏頂重的還是張拴叔，那可是被賊人傷的，恐怕要落殘廢。……我說魏朋友，我們儘喊着別動手，別動手，你怎麼還打？賊早跑

了，你老哥揸着個小孩子，掄着把刀，一個勁的亂喊亂砍。連林大娘子招呼你，你都聽不見。拿鈎槍把你搭住了，還被你掙脫。要不是我冒着險，從你背後把你抱住，你真個的就要抹脖子。」說着哈哈的大笑了，把大姆指一挑道：「魏朋友，你真够味！剛才我聽見林大嫂說到你了，你們倒是真義氣，可算是是生死之交，存亡不渝！」

摩雲鵬是外場朋友，人家對他客氣，他倒越發惶恐起來。回憶前形，若不是人家聯莊會出來，把賊人驚走，自己準得死在羣賊手裏。當時自己力竭失神，目昏耳鳴，只顧一味亂砍亂打，那曉得傷了人家的人？不由滿臉慚惶，這才問明了公所在座的各位姓名，咬牙忍痛，向衆人一一周旋拜謝。悞傷致歉，相救承情，說了許多感激不盡的話。又說出：「悞傷的各位，在下行囊中還有幾兩銀子，可以拿出來給各位調治調治。就請二位會頭費心，給看着分配一下，我實在太對不住了。」正會頭夏二爺一見這情形，也不好再說甚麼，只好作罷，把面子都送給辛佑安。辛佑安見摩雲鵬言動如常，雖然臉上氣色難看，料想已無防碍：這才把摩雲鵬也邀到自己家來。摩雲鵬的兵刃包裹，也都由辛佑安叔侄代拿着。摩雲鵬一步一步一點的跟着走，來到辛宅，讓到客廳內。辛佑安吩咐長工打臉水，看茶，備飯。

這一番逃難，摩雲鵬肩頭受了賊人一暗器，腿上受了聯莊會一鈎鎌鎗，頭上也

好像教甚麼東西打了一下。他受的傷不算重，只是揸着的小孩子，住了一夜命；又是且戰且逃，若不是他體質素強，換個人怕不當場吐血？程玉英娘子臂受刀傷；鈴哥兒林劍華後臀上被割傷了一條口子。頭臉上也有浮傷。雖然都不甚要緊，只是一路顛頓驚恐，又被大雨淋澆，七歲的小孩子有多大抗力？此時鼻塞面紅，週身滾燙。程玉英娘子守着孩子，在生人家裏，不敢哭泣，吞聲流淚，拉着鈴兒的手，捫頭撫胸，寸心欲碎。多虧辛佑安，辛佑平，和大哥辛佑良弟兄三人，輕財好義，患難中倒成了程氏母子的一路福星。

辛二娘子把程玉英讓到內宅寢室，更衣尋藥，恤難詢情，頗盡地主之誼。又見鈴兒小孩子神氣不好，教程玉英娘子給他脫去濕衣，敷上刀創藥，拿被單蓋了，放躺在炕上。於程氏說：「這位大嫂不要着急。人誰沒有一步難呢？你歇着你的，別過意。這小孩子他是吓着了，教雨水激着了，睡一覺，吃點藥，燒就退了，大嫂別駭怕。」又給煮粥，又給找藥，把牛黃鎮驚丸和紅靈丹取出，也不管對症不對症，鄉下人以爲是藥就治病，催着程氏娘子給鈴兒服下去。粥熬好了，又催程氏母子喫粥。鈴兒喫不下粥去，倒喝了許多水，忽的叫了一聲娘：「娘娘，怎麼我外祖還不來？娘娘，這些賊還欺負咱們來不？」小孩子禁不得大險。更不待他娘慰答他，小眼睛一閉，又迷忽過去了；倒引得程氏娘子滿懷悽楚，吞聲嗚咽。

辛二娘子勸程玉英，躺下歇歇。辛大娘子，三娘子當做希罕事，也來打聽逃難遇仇的情形，聽了都很歎息。又問：「那個昏過去的男子是誰？你們這是打算投奔那裏去？」一打聽程氏怎樣用劍發箭，跟賊人對敵的情形。程玉英娘子急裝緊袴，揸劍袖箭，武功雖然弱，在尋常婦女眼中，竟不免詫爲奇人。辛三娘子又說：「林大嫂不要客氣，儘管躺着說話兒，別坐起來欠起來的。你老不知道，咱們才隔着二十幾里地，鄉里鄉親，都不是外人，保鏢林家誰不知道？我娘家的表妹就嫁在榆樹坡程五爺家，是二兒媳婦。你們老人家鐵掌黑鷹程老英雄，一隻手掌劈斷一棵小柳樹，那是我親眼看見過的。」程却英答道：「那是家伯父。」三娘子道：「哦，不是你的老人家呀，你是他老的甚麼人？」二娘子笑道：「三娘子好糊塗，自然是侄女兒呀。」三娘子拍掌道：「呸，我朦住了。」竟說長道短，談起閒話來。後來還是辛大娘子見程氏疲怠的樣兒，這才把兩個妯娌邀出去，替程氏放下門帘，任聽程氏娘子在東間內室，躺着歇息。

程玉英娘子是個健婦，但這時候頭腦上如壓着重鉛，渾身竟如散了板一樣，腳底下尤其酸痛，只是忍住不呻吟罷了。她和鈴兒，魏豪渾身都滾成泥團。連頭髮裏都是泥水了，這時母子全換了乾燥的衣服，把傷處也包紮停當，居停主婦已出，再也支持不住，身子一倒，不禁低低咳了一聲，落下幾滴眼淚，偎着鈴兒躺下了。悄

悄悄着鈴兒的頭額，手心，胸口，覺得這孩子的小手竟一時一時的跳動。程氏娘子不由擔心害怕，這孩子是吓病了，萬一有個好歹，那可怎麼好？想到此，萬分痛恨仇敵，心想伯父鐵掌黑鷹若在家中，何致如此？可是不幸中的大幸，還有這一個仗義急難的七師弟魏豪。若沒有他，娘兒兩到今日，還不知是死是活哩！可是七師弟他竟失神亂砍，瞪着眼連人都不認得了。等到把他按住，他竟閉過氣去，而黃息微。呼之不醒，生生的累壞了。他還微有鼻息，公所中的人說不要緊。萬一他真個累死了，那麼，自己一個孤孀，鈴兒一個孤兒，大仇當前，未必甘休，若依然窮追不捨，現在困在這小辛集，前進？後退？事在兩難。還有押行李車的黃邱二位，……程氏娘子萬慮縈心，思索到極苦處，又不禁把鈴兒一攆，把牙咬得連響。思量着，容得這家主婦辛二娘子再進來時，便須央告她煩人到公所，看看七師弟魏豪，到底救轉沒有。她在東內問思慮已事，簾外却聽見居停主人辛家三個妯娌，隔着堂屋，正議論自己的事。是怎麼公所裏的人腦着魏豪，還有人不很答應，要拿來當匪人辦他。程玉英聽到這一節，不禁惶急。但又一想，聽這口氣，魏豪當然是沒死，便又心頭爲之一寬。

到了榜午，辛佑安把摩雲鵬魏豪邀到家來。更衣進膳，兩個人很客氣的談起來。辛佑安便打聽賊人的來路，怎麼結的仇。摩雲鵬見辛莊主性情豪爽，臭味相投，

遂不隱瞞，索性將實話說了，辛佑安聞言嘆息。糜雲鵬又向辛佑安詢問自己昏過去以後，賊人怎樣被逐，聯莊會可曾捉住賊黨沒有。辛佑安笑道：「我們這聯莊會，不過人多勢衆，聚到一塊起闕，說真格的，如何是賊人的對手？我們聯莊會前前後後出來五六十口子，賊人看光景也不過十一二個，簡直是麻桿打狼，兩頭害怕。我們全仗着嚷得兇，好像惹不得，又加上天快亮了，才把這十幾個賊趕跑。你老兄還問我們捉住幾個？實不相瞞，一個賊也沒捉住，倒教賊人傷了一個。」說着大笑起來。跟着又將逐賊的情形說了一遍，把賊人臨走時，放下了怨言的話，也告訴了魏豪。魏豪聽了，怦然一動。對辛莊主且說仇人歹毒，窮追不捨，雖然負傷疲極，仍不敢多有耽擱。於是說了些感激的話，向辛佑安拜謝，請他把程氏嫂嫂和鈴兒招呼出來，商量着着即刻赶路避仇。

辛佑安不知賊人的利害，說道：「魏仁兄，你忙甚麼？仇人雖然惡毒，你住在我們這裏，決無妨害。我看仁兄傷勢過重，你走不得吧！」魏豪執意要走，辛佑安自不強留，遂進入內宅，告訴娘子，把程玉英請了出來，陪到前院，與魏豪相見。叔嫂見面，才隔半日，却生死呼吸，恍如隔世，不由都掉下淚來。互問了傷勢，魏豪便問起鈴兒：「他沒嚇着？可受了傷？」程氏娘子歎道：「苦命的孩子倒很皮實。一點也沒哭鬧，剛才睡着了。」魏豪道：「到底他受了傷沒有？」程氏忍淚

道：「屁股蛋上劃了一道子，微伸還不深，頭臉上也有一點浮傷。我給他敷上了藥，小孩子痛得只吸涼氣，說出來的話更扎人，扯着我的手，把小臉蛋偎着，儘只問他外祖，和打聽七叔你，連他爸爸一個字也沒提。問我仇人還來不來，對我說咱們別走了，看路上再遇見仇人。唉，真是的，要有他外祖在這裏，我們何致受這大罪？」

魏雲豪默然。

程氏又道：「我摸他的頭，滾熱的，身上也很燒。剛才多虧這裏二娘子給找出藥來，我給他喫了，現在他睡熟了，喘氣粗點，也許不要緊？」程玉英一邊說，一邊滾下眼淚來。因在生人家中，強自吞聲，復向魏豪問計，究竟應該怎樣。糜雲鵬魏豪略一遲疑，仍對程氏說：「嫂嫂，你看鈴兒到底怎麼樣呢？如果能走，我想還是趕緊走，不能在這裏多耽擱。嫂嫂忘了，老河堤還有黃鍾麟邱良兩個人，押着行李等着咱們呢。唉，也不曉得他們兩個人怎麼樣了！」程氏低呻了一聲，把兩手緊握着，半晌道：「走！我抱他去。這孩子一夜沒睡，連澆帶吓，發冷發燒的，……要是這就走，還得僱車；要是步下奔，那我可是……」糜雲鵬魏豪攢眉良久道：「嫂嫂，你把鈴兒抱出來，我先看看他。」程氏拭淚道：「我就抱他去。」

辛佑安見這叔嫂二人商量行計，進退爲難，起初本覺自己不便在場，早應退出；可是他又警不住，到底留住未走。此時就插言對魏豪說：「魏仁兄，你我武林一

脈，一見如故。若教我替你們打算，避仇之事，自然不便在路上停留；但現在你們三個人，人人負傷，說句不忌諱的話，你們恐怕要害病。大人或者還支持得了，小孩子可不行。你看這功夫，天倒晴了，路上却滑得很，你們怎麼走法？魏仁兄，你們不要不安，你儘管在我舍下歇兩天；等着天晴路乾，僱好了車再走，也不爲遲。你們可以坐轎車，魏仁兄你說對不對？坐轎車又省力，把車帘一放，誰也看不見。你們三位可以僱兩輛轎車，這個我可以替你們想法子，準給你們僱着。」魏豪慨然對辛佑安說道：「辛莊主，承你陌路仗義，濟困扶危，我敢不披心露胆？這一番，我們原隄防着賊人尋仇不捨，才把行李箱籠等物，遣派鏢局趙子手，裝車押運，走大路先奔老河堤。另由小弟保護我們大師嫂和小師侄，乘夜潛出，單走小道，躲避仇人的耳目。誰想仇人佈置周密，我們沒有躲過去，到底教他們緞上了。我們那兩位押運行李的，一位姓黃，一位姓邱；辛莊主你想，仇人能把他們放得過麼？我們實怕仇人仍不死心，明明曉得我們落到此地，難保不再尋來。我們落到這個樣子，說起赶路，簡直是咬着牙走。承莊主款留，我們感情不盡，還顧得假客氣不成？我們也打算再騷擾你一兩天，無如再三盤算，實在不敢逗留，總以速走爲妙。賊人既被村主逐去，一定回去勾人；趁這機會，我們一走完事。一來教他摸不着影，二來也給莊主省去許多麻煩，這是兩全其美的事。莊主的盛誼隆情，我們只有心領；若

是脫過大難，我們再圖補報。：嫂嫂，我說我們還是趕緊走。」程玉英娘子在旁點點頭，慘然道：「可不是還得趕緊走；：不過鈴兒怕要病倒，真得僱車！」

辛佑安已聽明魏豪左右爲難之故，不由激起了豪氣，立起來，走到魏豪面前一站，奮然說道：「我就不信賊人這麼難惹！魏仁兄放心，我們這聯莊會雖然盡是一些莊稼人，力笨漢，可是全號召起來，一共四個莊子，足可湊一百六七十人。難道一二百號人護庇兩個大人，一個小孩還辦不了？賊人就算兇橫，好漢敵不住人多。還有小弟和舍弟舍姪，自信手底下還對付得三招兩式。賊人不尋來便罷，當真找尋來，怕教他也得不了便宜去。真個的就没王法了，他還敢燒莊子不成？魏仁兄，咱們雖然素不相識，可是鐵掌黑鷹程老英雄，乃是我們本地的前輩英雄，林大嫂是他老人家的女孩；獅子林鏢頭英名在外，我們都是本鄉本土，老鄰舊居。我們不知道了便罷，既然知道了，我小弟就要管一管這樁閒事；你們就放心住下，聽着我的吧。我就不信十幾個臭賊，敢在我們曹州府，堵上家門口子來欺負人，把我們山東人都看貶了！」

程玉英道：「只是這夥子仇人，人數實在太多，他們這就有十幾個。他們喫了虧，教莊主趕跑了，他們一準要再勾更多的人來。」辛佑安更加生氣道：「他們能够有多少人來？嘿嘿，我辛老二就是不受欺負，不怕人多勢衆！我辛老二定要跟他

們鬥々，我這就鳴鑼聚衆，把聯莊會全招了來！給他一個晝夜梭巡，裏外戒備，看賊人有甚麼壞招，敢對我小辛集施展！」說着，在當地走了半圈，雙眼一瞪，把額角一叩道：「我還有一招！喂，老計，老計！」

一個年青長工走了進來聽呼，辛佑安吩咐道：「老計，你快騎上驢，到柳樹崗子，殺馬營，把老師傅現錢大爺都請過來。要快，請他們立刻就來，今天務必到。」頓了一頓道：「你對老師傅，不提旁的事，就提咱們這裏昨兒個鬧賊了，請老師傅把他那兩位少的一塊邀來，千萬千萬。到錢大爺那裏，也是這樣說法。老師傅要是有個疑疑思思不肯來，你就找二爺，教二爺慫恿他老。」長工老計領諾，轉身要走；辛佑安却又叫住，道：「你對老師傅和錢大爺講，不是小毛賊，是成幫的匪人，一共來了二十多個，要跟咱們聯莊會作對。你再告訴他們，匪人昨夜來攪鬧了一通夜，直到五更天亮才走的。臨走還放下惡言，要邀同伴再來，要放火燒咱們。你聽明白了嗎？要說得厲厲害害的。」

辛佑安一時動了氣憤，要替獅子林的妻兒師弟跟賊人比量比量，辛佑安只覺得摩雲鵬未免過慮，他却萬想不到獅子林的這個對頭，必欲把林家的遺族一網打盡，一個活口不留，方才甘心罷手。若問他爲甚這樣的歹毒，說起來就連他的同黨小白龍之流，也覺得這麼尋仇做得太過，但是人各有心，他做得太過，自有他太過的緣

由。

當下，辛佑安堅留摩雲鵬寬住兩天，藉以養創息力。摩雲鵬深知仇人的利害，尚在游移。程玉英娘子却支持不住，又覺得鈴兒這麼可憐，只顧心急趕路，小孩子萬一有個好歹，滿懷希望豈不盡付東流？又想到半路上，再有個走不利落，還不如在小辛集，在辛莊主這麼一個居停做護符，呼救還易些。怔了半晌，抬起頭來，看着魏豪道：「七弟怎麼樣呢？」

摩雲鵬雙眉緊皺，籌思良久，方才拿准了主意。就請辛佑安代僱兩輛轎車，行期暫且不定。現在還不曉得黃鍾麟，邱良兩人的吉凶如何；打算自己改變服裝，先到老河堤，尋尋他們。如果兩人竟得脫出仇人之手，安抵老河堤；便可依照原計，定明後天半夜，由小辛集起程北上。萬一黃邱二人竟遭毒手，未得闖出，那只好另做一番打算。

商計已定，程玉英母子暫留在辛莊主家，豪豪忙裝做鄉下人趕集的，借了一頭小驢，溜出小辛集，往老河堤訪下去。不意找到老河堤，在約定地點，前前後後找遍問遍，竟沒有黃邱二人，也沒有個樣的重載大車；路旁小攤，附近店房，都是同聲一辭。摩雲鵬心下打鼓，情知不妙。更沿路加細訪下去，到了周莊北邊一座小村子上，竟聽得鄉民三三兩兩，閑傳起前途出了路劫慘案！

摩雲鵬嗅了一驚；這事乍聞一震，轉想是在意料之中的。摩雲鵬忙逢人設詞探問：就在今天清晨，有看青的鄉下佃夫，在雨住後，抗着農具下地；忽聽見鄰田莊稼地內發出慘嘶聲音。鄉下人伸頭探腦，乍着胆子過去一看；莊稼地踏倒了一大片，有一匹牲口，拖着一輛空車，倒在地上悲號。山東地方素來多盜，這鄉下人一望早已瞭然；忙跑回去告訴了地主，鄉長，地保。立刻引來許多人，吆喝着闖進去查看。到近前時，才看出這是一匹老馬，馬腿被甚麼兵刃砍斷了一條。車上車下揚着空箱了，空包袱；散拋着東一件，西一堆的衣行李，都被雨淋得濕透了。這當然是匪警。又往四面一尋，距離空車不遠，就發見了一具無頭死屍。又在半箭地外，找見另外的一輛空車，駕車的牲口却沒有了。地邊上路上泥濘已極，留下許多脚印，蹄痕，和血跡，遠遠的還拋着一把刀。

這件事在周莊已然閑傳動了。摩雲鵬一路訪查，訪明抽身。離開鄉人，面對曠野，禁不住潸然下淚：「咳！」賊人歹毒，人數又多，這個無頭死屍，看起來不是黃鍾麟，就是邱良了。摩雲鵬戟指痛恨道：「萬惡的賊子，你們害他們做甚麼呢！……這死者到底是誰呢？黃邱二人功夫都很平常，不是賊人的敵手；可是黃鍾麟那把刀還有兩下，這死者，咳，多一半是邱良了！但是黃鍾麟又逃到那裏去了？……這樣看來，他們兩必是從臥牛莊硬闖出來，走到這裏被圍失着的，他們兩可是把主見

打錯了！既然被仇人尋上門，你們兩就該不走才對。是怎的不变德，不量力，還打算開車硬往前闖？唉，我本來再三告訴你們，萬一事到緊急時，儘可丟下東西一跑，千萬不要跟他們拚命。這兩個人不用說，一味護車，竟以身殉了！林大哥待他們好，他們這樣生死不顧爲友；我若任聽他們屍體暴露，於心何忍？可是我這時候竟去認屍領埋，又萬無此理。我是跟着打人命官司，還是救活的去呢！

想到這裏，魏豪越發忍不住，幾乎要放聲一痛了。又想：「這死的一定是邱良無疑，他空有胆氣，手底下太沒有根；不錯，一準是他。可是，黃鍾麟呢？難道他臨難縮手，先溜走了不成？」

摩雲鵬這麼猜想，他那裏曉得，這大好頭顱被人砍去的，竟不是邱良，乃是黃鍾麟。那墜子手邱良，非但沒有逃，也是拚着命與賊支撐，到後來身負重傷，竟活活的被賊擄了去。那用極殘酷的刑法，從他口中逼出林氏母子的下落來！

摩雲鵬魏豪思索良久，不能想置；跨上驢，撲奔肇事地點。也裝做沒事人，繞屍場前後偷看了一遍。這時那具無頭的死屍，早用蘆蓆蓋住，已然有人看守，不容閒雜人等近前。但是空車上遺留下劫餘的行囊物件，只一瞥便已認明，果然是林家之物；地保和鄉長爲着保存物證，報官請驗，都將這些東西聚攏到一處，就放在空車上；黃鍾麟使用的個把刀也儼然放在車廂中。聽那看熱鬧的人紛紛講論，有的人

說：昨夜不到二更天，在風雨聲中，聽見人狂喊，夾雜着車馬奔騰聲音。看起來，這劫道的頂少也有二三十口子。（閒談的人大抵形容過分，究竟他說的話可豈不可靠，也還是疑問。）

摩雲鵬牽着驢，傍着屍場呆看。怔了一會，就一忍心，一甩手，牽驢出場，跨上驢，頭也不回，逕返小辛集，時已到末末申初。魏豪火速的與程玉英嫂嫂，商量逃亡之計。現在行李細軟，已被仇人傾囊劫去，押車的人已經殉難。訪聞仇人來的很多，料不出明晚，必然有人來窺探，不出後天，必然要找上小辛集來。魏豪道：「爲今之計，更無別法，我們只有火速離開山東，越快越好。頭一步，要趕快離開小辛集。孩子有病也說不得了，咱們只好改裝坐轎車逃走。」程玉英聽了，張大眼睛，登時面目改色。魏豪又向莊主辛佑安下拜，懇求道：「辛莊主，我也不說客氣話了！我們如今窮途末路，生死難保，莊主得搭救我們。」辛佑安忿然道：「魏仁兄放心，你交給我，我已經請人去了，不一會就到。我就不信，賊人竟這麼胆大妄爲，我倒要鬥他。你只管在我這裏住，你看我剝不了他的皮！」

摩雲鵬搖頭慘笑道：「唉，我們還是趕緊走的對。你看賊人步步逼緊，我們逃到那裏，他們一定綴到那裏。我們分兩股這逃走，他們就分兩撥人堵截。我們跟他有仇，我們押行李的人跟他沒仇，他們竟也下這麼毒手！賊人至死不饒，你看他還

割首級，多麼歹毒！我們要只是兩個大人，還容易潛逃，偏偏有這個小侄子，歲數又太小，未免的累墜。辛莊主，不是我過慮，我們必須設法悄悄一溜，教他們瞧不着我們的脚印，才行呢。我們原打算撲奔保定，看這光景，我們也不敢定準了。我們逃到那裏是那裏，必須把賊人甩開，才算逃脫了。我們只求辛莊主兩件事，頭一件求你給我們僱兩輛轎車，現在就用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不是後天夜晚走麼？」魏豪搖頭道：「時候不好預定了，這就全看機會怎樣。等你費心給備好車，我就到外面查勘查勘。只要賊人滴道的還沒來，我們打算立刻就走。第二件還求莊主費心關照聯莊會各位，替我們隱瞞一點。」

辛佑安還想挽留，魏豪心驚肉跳，揣度賊情，怕他們立刻勾人尋來，恨不得立刻拔腿就走。當下催程氏嫂嫂，把鈴兒喘醒領出來。拉着手，摸了摸額角，燒已大退，還有一點餘熱，小手却微覺發抖。心知鈴兒病象依然未去，但也顧不得了，再三向辛佑安告辭要走。辛莊主方才答應，派人僱了車來，直開進莊院。

程玉英魏豪都在外院客室裏，打點動身。辛佑安道：「且慢，你們就走，這功夫天色還早。你們的仇人真要是窮追不捨，還怕他們在鎮裏鎮外，埋伏下眼線，暗等着你們。你且候一候，我打發人到外面看一看去。有眼生的人沒有。沒有眼生的人，你們喫了晚飯，等天黑了再走，豈不保重一些？你們頭一站到底打算先奔那裏

「你們總得告訴車夫，才好按程趕路啊。」摩雲鵬只顧一味的守秘，到這時候，還沒把地名說出來。辛佑安未免心中不大高興，暗想：「怎麼連我也瞞起來？我是救你們的，還能走漏消息，害你們不成？」摩雲鵬無奈，這才惶恐說道：「這是在下疏忽了！我打算不直奔大名府，想繞着道走，教賊人跟尋不着。頭一站打算從小辛集，先奔崔旺營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那就是了，你得告訴趕車的。」當時來兩個長工，吩咐二人到集裏集外尋一尋看：「只要有眼生的人，或打聽昨夜匪警的，探聽聯莊會的，你們就趕緊認準了他，回來告知我。」這小辛集本是鄉村間一個小市鎮，並不是通驛要道，除了運糧車，輕易不走商旅的。並且戶口也不多，當真有外路人在此流連，本地人一望便知。兩個長工領命出去了。辛佑安看着魏豪收拾完畢，也就溜々達達，從家裏走出來，到鎮內查看去了。

摩雲鵬魏豪，和程玉英母子，早已裝扮停當，程玉英扮成男子，頭戴草帽。兩人原穿的衣服全都雨漬泥污，此時一律換上了鄉下毛藍布的男舊衣裳，打扮得土頭土腦，就在外院客室靜等着時候。鈴兒還是瞞，程氏把他放在土炕上，小孩子迷迷忽忽的又要睡着。辛佑安的姪兒辛宏明在旁看着，和魏豪閒談，魏豪勉強答對着。所換的衣服，全是辛家所贈，又特教做飯的蒸了些乾糧，和鄉下鹹菜，裝了一布袋。

，預備送給避難的人在路上喫，待承上很熱腸，魏豪連聲稱謝。辛宏明道：「魏鏢頭，你就不用客氣。剛才家叔告訴我們，你老這次犯險拚命，全是爲了故去的朋友。像你老這樣仗義全交，保救孤兒寡母，我家父和二家叔都佩服得不得了。家叔說，若不是你老有要事在身，真想留下你老，給我們當教師，護院子。實對你說吧，我們爺幾個都喜好練練，可惜沒有機會。剛才我二叔打發人去請的老師父，姓陶叫陶成澤，外號叫醉尉遲，就是他老人家，有功夫時，教給我們練一練。也不行，他老好喝，不常教我們。還有老師父兩位少的，一位叫陶繼堯，一位叫陶繼唐。是算我的師叔。我們沒事就跟他二位練，他們二位應名還是我們這聯莊會的教頭哩。本來我們這裏不很消停。東窪裏有一夥子毛賊，偷鷄摸狗，常來擾騷。他們倒稀鬆，可是有時候勾結鄰縣的土匪，不斷生事，這才鬧的我們四個村子成起聯莊會來。」

辛少莊主年才十七八歲，不管人家心上有事沒事，只顧扯開了閑談。忽然那派出去的兩個長工，有一個走進來道：「二當家的呢？」辛宏明問：「甚麼事？可看見眼生的人沒有？」長工答道：「沒有，不知道秦二怎樣，我是甚麼也沒看見。」辛宏明放了心，又問：「那麼你急甚麼呢？」長工道：「老師父爺三個全來了。」辛宏明欣然站起來道：「魏鏢頭，我們老師父來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。他們爺

三個在那裏呢？」長工道：「在四院呢。」說着，只聽窗外道：「避難的在那裏呢？」辛宏明對魏豪道：「你聽老師父尋來了。」忙應聲出去。跟着履聲窸窣，魏豪抬頭迎看，由少莊主陪進來一位蒼顏赤鼻的老人，和兩個黑面漢，大眼睛的壯年漢子。三個人都是暑天的短打扮，搖着大扇子，走進屋來。這個赤鼻老人便是老師父陶成澤，年有五十多歲，精神很矍鑠。那兩個黑面漢子，就是陶繼堯，陶繼唐昆仲；繼堯年約三十以內，繼唐不過二十一二，體格雄壯，一望而知是山東人。

陶成澤捻鬚發話道：「宏明，到底是甚麼事，昨夜真鬧賊了麼？我們那裏沒聽見哪。剛才我來的時候，你們聯莊會又出隊了，怎麼連鎮口也下了卡子？想必是鬧得不輕，難道說窩裏倪老茄子又滋牙了？」又道：「聽說你們還救了兩個逃難的，這位可就是？」

這個老頭子嗓門很高，說話就和吵架一樣，還沒落座，就挺胸腆肚的嚷起來了。辛宏明忙見過了禮，替魏豪引見道：「老師傅，避難的就是這位魏鏢頭，是咱們武林同道。人家可真不含糊，就兩個人，竟和十幾個賊招呼起來了，人家是仗義救友。一立刻互問了姓名，敘座圍談。這陶老師傅興致很旺，不過上了年紀，有些氣粗，好像發喘似的。坐下來，對魏豪說道：「哦，原來是你老哥遇上劫道的了。不要緊，有我們辛二爺辦的聯莊會，十個八個的毛賊敢來炸刺，活埋不了他！」向辛

宏明道：「你二叔那裏去了？不過十幾個毛賊罷了，又找我做甚？你們還整治不了他，就短我老頭子不成？」辛宏明道：「老師傅，您那裏知道，這夥賊不是東窪那一幫，這是外路來的綠林，專找尋這位魏鏢頭報仇的。你老可知道臥牛莊保鏢林家？」陶成澤道：「唔，怎麼不知道，那是咱們縣裏的人物，跟我還是朋友哩。頭些年，我在保定還跟他共桌喝過酒，他也是很好的酒量。怎麼樣，他也來了麼？」辛宏明道：「您認識林鏢頭，那更好了。你老猜這位魏鏢頭是誰？就是林鏢頭的師兄弟。告訴您，這位大娘就是林鏢頭的夫人。」

說話時，男裝的程玉英本偃着鈴兒，在炕邊上側坐着，此時聞言，忙欠身施禮道：「老大爺，你老也認識先夫麼？」陶成澤回頭看了一眼，微微一怔，忙欠也身答禮道：「哦，原來是林大嫂。這可不是外人，怎麼着，林大哥……這兩年保鏢的買賣可還好？」程玉英慘然道：「先夫他過去了！」陶成澤大驚道：「怎麼，過去了？多咱過去的？他不才四十五六歲麼？」

魏魏道：「陶老英雄也認識我們師兄，這可真是故舊何處不相逢，不瞞你老說，我林大哥是四月二十三，遭了賊人的暗算故去的。仇人至死不饒，又來找尋我林大哥的家眷。我們避仇，這才逃到辛莊主這裏。昨晚要不是虧了辛莊主救我們，我們都得死在惡賊手裏了！」

陶成澤聞言大怒，他的兩個兒子陶繼堯，陶繼唐也無不且駭且忿，齊聲詢問究竟。摩雲鵬魏豪一心店記着出走，對陶氏父子又不得不敷衍着，只可將前情，略述了一遍。陶成澤這老人起初驚怒，大罵賊人無理，「人死不結仇，怎麼還找尋人家的家眷？」後來又備聞賊人截江焚舟，盜棺毀屍，鬧喪刺孤，太已絕情，這老人却駭然深思起來。而向二子和辛宏明道：「這可就古怪了。賊人這麼狠毒，必有緣故。魏老兄，你們打算這就走麼？」魏豪道：「是的，車都僱好了。不過辛莊主怕賊人在鎮上潛藏着底線，特意派人巡視去了。如果鎮裏鎮外，沒有眼生的人，在下打算傍黑的時候，改裝坐轎車一走，速離此地。賊人就是勾兵尋來，我們一走，也就完了。要不然，還怕他們鎮上滋事搗亂。」

陶成澤聽了，沉吟起來，半晌道：「你們打算傍黑的時候，坐轎車走？」魏豪道：「是的。」陶成澤站起來道：「那麼走，只怕走不掉吧！」賊人不是傻子，你能走，他們就能綴啊。

摩雲鵬還沒有答言，程玉英娘子着急道：「那可怎麼好？老師傅還不知道哩，他們把我們押行李車的墮子手都給害了！我們走又走不開，留又留不得，我們非死在他們手裏不可了。老師傅，你老人家年高有德，你老費心給我們出個主意。不怕你老見笑，我一個寡婦家，怕甚麼？死就死，活就活！只可惜先夫一輩子爭名好勝

，臨了死在仇人手裏，只留下這一條根，就是這孩子。你老看，他才七歲，又是我前屋姐姐留下的，沒爹沒娘。我們費勁拔力的，我們總得保住他一條小命。就是我七師弟捨死忘生，也是爲給他師哥留下一條後！老師傅你老看，我們到底怎麼好？」程程英泣下數行，向陶成澤下拜問計；摩雲鵬却臉上帶出很難堪的神氣來了。

陶成澤謙遜道：「林大嫂別難過，有的是法子，咱們大家想。」正說着，只聽竹籬一響，莊主辛佑安已經從外面進來了。

第十三章 老拳師仗義助逃

程玉英母子，賴摩雲鵬魏豪救助，千辛萬苦，逃出賊手。打算當晚由小辛集坐轎車，改裝逃亡。不想老拳師成陶澤聽了，竟搖頭道：「你們這樣走，怕走不掉吧。一程玉英不禁着急道：「賊人當真在外面埋伏着，我們可怎麼呢？」忙向陶成澤下拜問計，務求他代設一謀，把孤兒鈴哥救出虎口，給林家保一線香煙，將來也好報仇；說着掉下淚來。

陶成澤安慰程氏道：「大嫂不必難過，人都有一步緩急，有法子咱們大家想。林鏢頭一世英雄，和我也舊交，我們一定不能袖手旁觀。咱們還能教賊人欺負到家門口來不成！」一眼看見摩雲鵬魏豪面含愧色，站起來走到魏豪耳邊，說道：「魏老弟，咱們商量商量。」

老拳師先把魏豪所定的出走之計問明，沈思良久，認爲夜間改裝出走，實爲險着。羣賊都是行家，這瞞不住他們。管保從今早起，小辛集那怕走出來一個閑人，放出一輛轎車，賊人也必要釘上兩眼。所以今天走，時候是不對的，至少要多隔過幾天；要走最好是白晝公然登程，林大嫂改扮男裝，倒是不錯；可是小孩怎麼樣呢？若在冬秋天，把他裝在空箱子裏，留個氣眼，一點也悶不着；無奈現在又是五月，天正熱。陶成澤反覆琢磨，皺眉說道：「大人好辦，這七歲的孩子，不比喫乳的小孩，揣又揣不住，藏又藏不嚴，實在累墜。……」半晌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這實在難，這非得先把賊調開不可！」

魏豪，程氏齊問：「怎能把賊調開呢？」陶成澤擺手道：「你們別忙，等我再想想。」沈吟了一會，抬頭問道：「可是的，林大嫂會趕車不？」程氏道：「不會。」魏豪道：「我會。」陶成澤爽然道：「會趕車，裝車把式也好。」又沈默良久，忽然大笑起來，道：「有了。我只愁小孩子沒法辦，一味苦想隱藏小孩子的法子，所以才越想越不通，其實這才叫鑽牛角呢。現在我有一個法子，簡直可以明明白白抱着小孩走。……」

程氏魏豪俱各驚喜道：「老師父有甚麼妙策？」陶成澤不答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必得用誘敵之計，是的，先把賊人誘走，然後你們抓空一溜。」眼裏二子道：「

你大姐現在家呢，你姐夫武藝差點，但也可對付。」抬起頭對魏豪，程氏道：「你們聽我說，我的主意是要用誘敵之計。我想着先派兩三撥人。扮作林大嫂，魏老弟的模樣，乘坐轎車一走，賊人一定要追。容得賊人離開，然後林大嫂，魏老弟竟可安然離開小辛集，再奔跑馬營。在跑馬營再安置下接應的人，這樣一步步往前倒。……」程氏大喜道：「那可好極了。」魏豪道：「但是，那誘敵之人却冒着很大的兇險，我們往那里找去呢？」陶成澤道：「自然我有法子找人去呀。」遂低着喉嚨，把自己的打算，仔仔細細告訴了魏豪，程氏。「如已闖出第一步難關，便可另外裝扮，再闖第二步。第二步難關闖過去，便可逕上前途了。沿途仍派人暗中護送，如此萬無一失。」老師父陶澤成拍胸脯，自告奮勇，却是越道喉嚨越高，吵得院中都聽見了。忽然外面一陣脚步聲音，陶成澤受然住聲，側耳道：「你們聽，進來人了？」摩雲鵬一欠身，只聽門廉一臨，莊主辛佑安已然探頭進來。陶成澤道：「唔，辛二爺回來了。」方才放了心。

辛佑安到了屋內，向衆人都打了招呼，隨即對陶氏父子說道：「老師父，大哥，二哥才來？」手指魏豪道：「他們這樁事，老師父聽說了吧？」陶成澤道：「聽說了，剛才說完，我們這不是正商量着哩。你幹甚麼去了？你瞧，竟有人欺負到咱們家門口，來了。老弟，你辦的對極了。這位魏聽弟，和林大嫂，這都不是外人，

咱們不能不管。我剛才給他們打好一個主意。你瞧，我說：「辛佑安道：「是的，是的。我是到聯莊會公所去了一趟，又在鎮上轉了一圈。」忽然站起來，道：「我先到裏邊去，魏仁兄你坐着，老師父請你這來，我有一句話對你老說，」陶成澤道：「甚麼話，這裏說，裏頭說不一樣麼？」辛佑安眉峯微皺，旋又笑道：「是一件別的事，不相干的，老師父，你老前頭走，大哥，二哥，你也來，」辛佑安把陶氏父子強邀到內宅去了，教姪兒辛宏明陪着魏豪。

摩雲鵬魏豪是久闖江湖的人，雖然年青些，到底懂得眉眼高低的，心中打起鼓來，暗想：「還是早走的好，不要教人嫌惡，」只得與辛宏明談着，一時打聽打聽聽路程，一時又問問陶氏父子的爲人，才曉得陶成澤少時，外號叫猛張飛，如今老了，有了閱歷，可是性格依然粗魯，至於武功，據辛宏明說，是很有兩下子的，要大竿子，最有拿手，並且擅用弩弓，近年貧酒過度，兩眼昏花，手也顫抖，弩弓的功夫也差多了。

過了很久的功夫，魏豪急得頭上冒汗，還不見主人出來，鈴兒呻吟了一聲，醒了過來，想是那裏疼痛，竟把頭藏在母親手裏，低低的抽噎起來，程玉英摸他的頭，仍然發熱，程氏心中悲憐，不敢啼哭，極力遏制着心情，哄慰鈴兒，鈴兒道：「咱們多早晚回家呀？我要找外祖去，那些壞人還來不來？」摩雲鵬在旁聽着，坐立

徬徨不安，湊過去低哄鈴兒，程氏娘子暗暗的着急，孩子好好的，不哭不鬧，還可以在人家避難，孩子哭鬧，可就背如負芒了。

又挨過一刻，外面脚步很難查，辛佑安，辛佑平弟兄，陶成澤，陶繼唐，陶繼堯父子，五個人反從莊院外面走了進來，魏豪迎過去，說道：「莊主出去了？」辛佑安含笑道：「是的，我們爺幾備剛才到鎮上，轉了一圈。」停了一停道：「我說魏鏢頭，你聽我們這小辛集，前後街口，凡是出入的地方，我們聯莊會全都拉開撥子了，別看小地方，人不多，看外表也很虎勢的。你要願意看，我們陪着你出去看看。」

魏豪沒有聽熱鬧的心情，可是看了看衆人的神色，相是有事，忙說：「莊主，剛才在下跟我們林大嫂商量好了，我們打算就此告辭，」辛佑安搖頭道：「噢，這是怎麼說！我們不是都講好了？我們老師父出的招很高，剛才他都跟我說了，這招實在不錯，你別游移，今天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走，明天也不行，爽快說吧，你得看情形，至早也得過了後天，」魏豪還在推辭，陶成澤這老頭子瞪着眼發話道：「魏老弟，你這個人怎的不爽快？辛二爺不教你走，自然有不教你走的道理，來吧，咱們出去溜溜去，你也看一看我們辛二爺佈置的陣式，」立刻催魏豪一同出去。

才出了屋，早有辛家的長工，拿來一件長衫，一頂草帽，辛佑安催魏豪穿上，

又掏出一副墨鏡，教魏豪戴上，糜雲鵬魏豪至此恍然大悟，忙問道：「噯呀，辛莊主，陶老師父，我謝謝你們諸位！諸位待承們這番盛情，我至死也不忘，可是的，諸位別瞞我，外面可有甚麼不對的情形麼？是不是我們的仇人，已經尋到鎮上來了？他們緩下來幾個人？可是教聯莊會捉住了？」

宗佑安一笑，正要開言，陶成澤早把大母指一挑，道：「光棍眼裏塞不下沙子去，魏老弟你真有的！剛才辛二爺遇見兩個眼生的人，已經派聯莊會的人，把東西子給看住了。我們不願冒冒失失的告訴你，怕林大嫂婦道人家疚心，所以才把你調出來。你明白了，更好；走吧，咱就看看去。這兩個東西子，你認他一認，不是仇人，就放開他；當真是仇人，就把東西子扣起來，活埋了他！魏老哥，你安心擎好早。」……

糜雲鵬喫了一驚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仇人趕盡殺絕，竟又緩到小辛集了。這一夥賊人把魏豪，程氏進入小辛集，竟將聯莊會驚動出來。那降龍木胡金良，海蕪子桑七，兩個人藝高胆大；那橫江蟹米壽山氣粗胆豪；不殺死程氏母子，都不肯罷手。那烏老鴉葉亮功，九頭烏趙德朋，和涼半截梁文魁，計花臉計長勝四個人，却賊人胆虛，首先退出小辛集。胡金良只得招呼同伴，一齊退後；雞冠子鄒瑞也跟著退下來。却留下烏老鴉葉亮功，涼半截梁文魁，伏在集外小樹林內。眼見聯莊會衆三五

十人，打着燈籠，喧嚷着撲出來，圍繞集鎮搜了一過，收隊而回；梁葉二人立刻摸出來，不時往要路口查看。又挨過一會，天色大明，兩個人見集內已無動靜，便做爲過路人遇雨投店，逕投進小辛集；要暗暗的探訪魏豪和程氏母子的落脚地點。

兩個人心想：一男，一女，一個小孩，被趕了一夜，此時一定落在小辛集，避雨歇乏，很不難根究的，也決不會溜走的。並且小辛集這地方，就只一家店房，猜想魏豪等當然要落店，民家不會招留他們的。涼半截梁文魁，烏老鴉葉亮功兩個人，什拿九穩的去投店。誰想店中只寥寥幾個客人，並無婦人孺子。而且涼半截，烏老鴉渾身也都像泥蛋似的，冒冒失失投入店房，形迹上很是扎眼。店中人正在講論鬧賊之事，見了兩人，不覺的人人側目，竊竊私議起來。

兩個人究竟是江湖上的積賊，很能沉得住氣：衆人的眼神，儘只往他倆身上轉，兩個人依然不動聲色，叫喚叫喝，大說大笑，胡周昨夜冒雨赶路，迷途錯宿的話，跟着坐在店房大土炕上，說涼着了，骨頭痛；買紅糖，尋生薑，要在店裏歇兩晚。隨後放倒頭就睡，扯起濁重的鼾聲來；却微閉着眼縫，偷聽旁人的閒話。

住店的人事不干己，信口放言。聯莊會昨晚拿賊。辛莊主救下一個娘們，一個孩子，和一個保鏢的，這些話無意中流露出來，竟被二賊聽得。二賊大喜，果不出所料，獅子林的妻子果然落在此地。本來麼，追趕了一通夜，她一個女流，她難得

會飛！

實底已經不費吹灰之力，一舉撈着：涼半截，烏老鴉就該適可而止，趕快回去報信。偏偏二賊自恃老行家，別人看不透他；兩人裝睡片刻，又跑到店外，向人探聽莊主的住宅。恰巧問到聯莊會丁跟前，這一來沒容他細問，聯莊會的人反而把臉一板，嚴詞盤詰起他來，把二賊暗暗的看住，聯莊會丁分出一個人來，忙找副會頭辛佑安去送信告密，辛佑安恰巧溜達過來，急忙找到人面前，從旁邊暗暗打量二人，二人的兵刃已經藏起，可是神情打扮總顯着匪氣，辛佑安突然開言，厲聲盤問二人是做甚麼的？從那裏來？往那裏去？小辛集不是通驛要路，做甚麼要在這裏打旋？兩眼釘住了二人，一句緊似一句的根問，涼半截昂然不懼，信口胡周的編了一套話；辛佑安聽了，越加動疑，略一沉吟，說道：「去吧！」却悄悄囑會丁，暗把二人瞞住，留神他打聽甚麼，窺伺甚麼；兩個東西走到那裏，就跟綴到那裏，千萬別讓他滿處亂串，也別教他溜了，囑罷，辛佑安急赴聯莊會公所，吩咐集衆出隊，沿全鎮路口，多加上幾道卡子，禁止生人出進。

兩個賊人立刻被五個人綴上，漫散開，或前或後的釘住他兩，烏老鴉把他那又黑又瘦的臉一沉，把尖嘴一撇，瞪眼道：「我說老鄉，我們一個走道的，又沒犯法，你們這是幹甚麼？」會丁們喝道：「幹甚麼，甚麼也不幹！告訴你，夥計，眼珠

子睜亮着點，你看我們是幹甚麼？」說話時，小辛集前前後後，都已散佈下許多壯丁，花槍長竿把住街口，單刀短棒往來梭巡：風勢越來越緊，這功夫簡直戒嚴了，涼半截烏老鴉看出情形不對，急忙的折回店房，算還店賬，提起小包袱，就要出鎮，可惜晚了，才轉了一個灣，撲奔鎮口，帶出要離開的樣子：登時趕過來兩個人，迎面又截上來四五個人，把短棒一攔，喝道：「站住！」涼半截暗喫一驚，看了看烏老鴉，一翻眼珠道：「幹嗎？」迎面那個會丁道：「你是幹甚麼的？」答道：「走道的，」那會丁道：「知道你走道，往那去？」烏老鴉把手一指道：「那邊去，」會丁道：「那邊堵死了，過不去！」烏老鴉道：「咦，怎樣啦？」還要說話，會丁瞪眼道：「回去，少費話！」涼半截裝傻道：「這裏幹甚麼好好的道，又不教走啦？」聯莊會的人一向恃衆發威，也不講緣故，揚着木棒，硬逼涼半截，烏老鴉退回，反正只一句話：「這裏不叫走，會頭這麼吩咐的，」烏老鴉還要爭執，涼半截似笑不笑的嘻々了兩聲道：「這可怪，大白天價，不教走了！這裏不讓走哇，咱繞兩步，走那邊：那邊可與走啦？」

兩人溜溜達達走了回去，涼半截假做提鞋，向後瞥了一眼：後方十幾對眼睛釘着自己，而且另有四五個人，照樣的慢慢踱着。

涼半截捏了一把汗，心想：「怪了，沒有露出形跡來呀？」搶行數步，追上烏

老鴉：兩個人並肩而行，悄聲私語：「釘上咱們了，看這意思，怕要挑帘。」烏老鴉道：「怕那個，還有完？他們這是昨夜的餘波。」兩個人低聲商量，不回店房，伴爲不理會，逕又撲奔另一條街口。却是當真不對勁了，這條街口未容兩個人近前，便有六七個人走攏來，橫身把路一擋。涼半截急回頭看，背後跟蹤他兩的那五個人，內中有一個向對面打手勢。

涼半截梁文魁怔了一怔，裝做不解，拔步直往前闖。把守街口的會丁立刻喝道：「站住！」上來兩個人，一人拿花槍，一人拖單刀，怒目橫眉，詰問二人：「你們是幹甚麼的？」兩人照前說了，對面的人道：「這裏不許走，你們回去！」涼半截左右顧盼道：「呔，幹煞不讓走喂？」拖刀的壯丁哼了一聲道：「你不看這裏戒嚴了？會頭有命，不准生人外客出入。老鄉，看你也是常在外的，別裝糊塗，趁早回店歇一會去。」烏老鴉道：「怎麼戒嚴了？我們來的時候還沒有呢，這是幹煞呀？」拖刀的說道：「幹煞？拿賊，搜奸細。」那拿花槍的道：「那裏那些廢話，回去！這裏不許人走。」

涼半截和烏老鴉這才焦灼起來；嘴頭上唧唧囊囊，說着納悶抱怨的話，只得翻回來，心中却暗打主意。約退回一兩箭地，烏老鴉低聲道：「梁二哥，他們別是要扣下咱們吧？」這已是不言而喻。涼半截低頭道：「情形很不對，八成拿咱們當奸

細了。」烏老鴉道：「怎麼辦？咱們就給他硬往外闖？」涼半截道：「使不得，你我落了單了。」烏老鴉回頭看了看道：「這幾個力笨漢，還怕他攔得住咱們不成？」涼半截道：「不對，這些個鄉下漢，狗仗人勢了咱們本不怕他；可是咱們外面沒來接應，我怕闖得出，却是跑不開。犯不上教他們成百的人，把咱們趕一個跑，弄不好倒落在他們手裏。好在他們還沒真動手，不過裝模做樣下了卡子，教咱們不能回去報信罷了。咱們先挨着，捱到天黑，咱們的人來了，那時候咱們給他一點臉色看看。」烏老鴉道：「萬一挨不到天黑，他們先來動咱們呢？」涼半截道：「那就說不得，到那時候，咱們就動手，硬往外闖。」烏老鴉道：「對。」

兩人仍不回店房，故意在街上信步流連。綴着他兩的人一點也不放鬆，也不檢點形迹，公然一步一趨的跟在後面。涼半截，烏老鴉並肩走着，看見一個鮮菓攤，便過來買梨；那跟着的人也湊過來問梨。烏老鴉一拍涼半截道：「別買梨了，咱們喝茶去。」兩個人逕奔茶館。綴他的人也就跟進了茶館，在鄰座坐下，也泡了一壺茶。烏老鴉心中冒火，不由罵道：「屈死鬼，娘的要找倒霉！」那綴着的人一點也不怕事，也罵道：「賊奸細，瞎了你的狗眼，上這裏裝孫子來了！活埋不了你！」烏老鴉大怒，便一挺身，要過去動武；涼半截連忙使眼色，踏腳趾，把烏老鴉強按住。索性給了茶錢，兩人一堵氣，重又返回店房。那綴着的人就一直跟到店房。

這兩個人二番回轉，店中人越發的留了神。內中一人說道：「客人不走了，又回來了？你老看熱鬧吧，這裏的聯莊會，四個村子壯丁全聚齊了，回頭就挨門按戶搜查奸細。我們這裏昨晚上鬧賊了，會頭說：賊人一定要派探子來。」又一個人就說：「上年聯莊會跟窩裏的那夥子賊黨交了仗；活捉着六七個，先是吊打，灌尿。隨後問出口供來，也不送官，也不報案，就由會裏公議，把六七個狗賊全活埋了。賊子們吓得再不敢小覷我們這裏了。」涼半截唯々諾諾的聽着，臉上並沒有掛神；烏老鴉却被罵得起火，又不好自認爲賊，憑白來挺身揀罵。二賊暗使眼色，不跟他們閒談了。側身倒在大炕上，說道：「走不了，睡覺吧。」把眼合上。

過了一刻，店中忽然進來幾個人：店家招呼道：「聯莊會查店的來了」。涼半截偷眼一看，一個中年男子紳士模樣，率領六七個人，一閃而入。進了店房，向旁人瞥了一眼，並未盤問。竟一直找到涼半截，烏老鴉這邊來：把兩人喚醒，盤問了一回。衆中一個赤鼻子老人，對兩人說起江湖曆典來：涼半截裝做不懂，只承認是負苦的路過此地。

亂了一陣，查店的人走去：涼半截自覺答對得並無破綻。誰想過了一會，又進來一夥查店的，爲首那人便是辛佑安。這一夥人不但盤詰，而且把涼半截烏老鴉兩人隨身帶的小包袱，也都打開搜檢。包袱內犯碍之物，早經涼半截梁文魁預先防到

，藏在樹林中了。查店的搜檢一遍，內中並沒有綠林道常用的練子抓，火摺，火筒，百寶鑰匙等物；却另有一把單刀，一根短棒。搜完，厲聲詰問二人：「帶這兇器，却是怎的？」兩人很鎮定的答道：「出門在外的，那能不帶防身傢伙？」

這夥查店的壯丁十來個人圍住了涼半截，烏老鴉，七言八語的盤問。涼半截極力支吾着：猛然抬頭，看見店窗撕破處，露出半個人臉，兩隻光亮的眼光正注視自己，和烏老鴉。兩下裏眼光對觸，那窗外人臉立即縮了回去，並沒看準是誰。涼半截心中詫異：「這偷看的人不像小孩，莫非就是那個姓魏的？」心中一動，想要出去看看：那查店的却攔住涼半截，說是：「沒有盤問明白，不許溜走。」公然像犯了罪似的，教人家看上了。涼半截雙眉一皺，看了看烏老鴉，又看了看查店的人衆，徐徐說道：「你們問吧，到底問完了沒有？」

查店的人並不答理這話，留下幾個人看住涼半截二人，分出三個人出去：在外面隱隱聽得低言悄議。也就是一盃茶時，三個人又進來，吩咐涼半截道：「我們這裏正鬧賊，你們兩個來的太巧了。我們也不能難爲你們：這麼辦，你們得把兵刃留下。」

涼半截和烏老鴉面面相覷，看着那把刀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，俺們犯了甚麼罪了？」查店的人說道：「留下兵刃，就放你們走，我們決不能刁難人。」涼半

藏怔了怔，說道：「俺們那把刀可是六七串錢買的哩。」查店的人說道：「那不要緊，我們賠你。我們只要你們倆把兇器交出來，空手放你們走。」

涼半截向烏老鴉示意，烏老鴉臉色很難看，就要翻腔。涼半截忙沉住氣道：「你們給我七串錢？」查店的道：「那個自然，我們不是土匪，硬劫留人家的東西。」一個人就點數錢票。

當下，聯莊會決計要扣留兩人的兵器；兩人支吾着，不肯撒手。情形越來越緊；聯莊會十來個人無形中已將兩人提防住，七言八語威嚇着，聲勢咄咄逼人。

涼半截，烏老鴉心中作念；兩個人久闖江湖，並不是傻子，口中搭訕着說：「這是怎麼講？我們出門在外的人帶一把傢伙，仗胆子防身，誰知道犯了這裏的規矩了。給你們就給你們，別找警拗。我說喂，老三，咱們有六七串錢，不會再買一把麼？對不對？」烏老鴉當即說道：「不行不行，那把刀是咱祖傳的。……」一語未了，涼半截梁文魁湊了湊，早已湊到炕邊。嘴裏說：「給他們吧，七串錢，少一個不賣。」却猛然的一探身，右手一抄，早將那把刀，那根短棒抄取在手。佯做一遞，道：「給你！」刀光一閃，直劈下去。切身處那個聯莊會丁怪吼一聲，往旁一竄，罵道：「好賊！」涼半截又一翻身，抬腿一脚，踏倒一個人；厲聲大喝：「併肩子，走！二太爺不陪了，相好的！」刀閃人喧，出其不意，涼半截當先奪門外竄。

百忙中，將短棒遞給烏老鴉，烏老鴉信手打倒一個會丁。

聯莊會衆十來個人，內有辛佑安和陶氏父子，四個人却只有辛佑安帶着刀。老英雄陶成澤大吼一聲道：「好賊，還敢使詐語！」空手奪刀橫撲過來。不防其他會丁倉卒遇變，一陣亂竄，反而防碍了自己人。兩個賊一個掄刀，一個舞棒，乘機衝出店房。店房內外登時一陣大亂。

第十四章 二賊徒採盤落網

涼半截梁文魁在前，烏老鴉葉亮功在後，兩個人拚命的往外闖。查店的聯莊會丁齊聲喊拿奸細。店院中，有兩個會丁，見店房撲出那兩個人來，將花槍一抖，當胸便扎。涼半截梁文魁往旁一錯身，順手奪住了槍桿；右手刀一揮，猛將另一桿槍往外一磕。就勢又一轉刀鋒，喝道：「看刀！」刷的划下去。這個壯丁應聲一栽，斜肩帶背挨了一下，手中槍已被涼半截硬奪過來。那一個壯丁大驚，急得閃逃，却又失措；被烏老鴉從夥伴身邊竄出來，揮短棒一敲，整打在手腕上。「噯呀」了一聲，撒手抹頭便跑；且跑且喊：「好賊，殺了人啦，截住他！」店院中還有兩三個閒人，也吓得亂鑽。內中一個穿長衫戴草帽的，掩面逃到屋後。

梁葉二賊放心大胆的衝到院心；急急的張眼四顧，尋求逃路。那店院街門竟已闔上，門道中竟有四五個鄉下漢子，挺着紅纓槍，堵着門大喊。這些聯莊會丁只有

笨力氣，沒有真本領。涼半截是個猾賊，百忙中且先回頭一看；只見店房以內，從門窗上已飛竄出四個人，便是陶氏父子和辛佑安莊主；這四個人却不好惹。涼半截眼光只一繞，登時打定主意；便不去奪門，惟恐有勁敵當門，便要落個前後夾攻！涼半截遂將右手刀尖一指東牆，左手奪來的花槍却猛一掄；喝道：「併肩子接著。一叟的直投過去，被烏老鴉抄取在手，兩人破口大喊道：「擋我者死！」一頓足，往門前一撲，却又急抽身捨奔東牆。他那同伴烏老鴉，振開啞喉曬連喊，握槍在手，也一指東牆，兩個賊立刻脚下攢力，齊奔牆頭；這便要越牆逃去。

查店的辛佑安和陶氏父子，一見二賊情急生變，奪刀搶路；四個人勃然大怒，急呼衆人追趕。不意所帶的壯丁和店家會卒失措，反而擠成一團，擋住了道。老英雄陶成澤到底見機甚快，竟不走房門，踢開窗戶。頭一個竄出屋來；身驅落地時，恰巧正當賊人的逃路。這赤鼻老人會卒沒取得兵刃，就將嘴唇一咬，雙手一抬，怒罵道：「好小子，你敢在老太爺眼前炸刺！」伏身一竄，空手橫遮在二賊前面，把東牆擋住。梁葉二賊一個掄刀，一個掄槍撲過來，大喝道：「閃開！」老英雄哈哈一笑，猛把手一揚，噹啷的微響了兩聲，一對手團的鐵球，照二賊打去。涼半截一挫身，烏老鴉一斜閃，噹的一響，鐵球落地。涼半截躲開了，烏老鴉却被打得哇哇的怪叫。仗他皮糙肉厚，摸了摸大胯，急將槍纒一顫，照準陶成澤，直點前胸。涼

半截短刀一揮，也同時劈到。被陶成澤，騰身閃開，展長拳，照涼半截便打。烏老鴉槍尖一顛，金鷄點頭，復照陶老英雄後心刺來。陶成澤收招讓式，乘隙又遞出一拳。二賊的刀槍齊下毒手，把這兩手握空拳的赤鼻老人裹住。

這時，陶繼堯恰巧趕到，一見大驚；忙迫間抄起院中一條板凳，大吼撲過去。二賊一聲呼嘯，倏然分開來。涼半截仗單刀，仍鬥陶老英雄的空拳；烏老鴉的花槍就直攻陶少英雄的板凳。二賊有得力的兵刃，二陶沒有；沒有兵刃的情見勢絀，有兵刃的却只爲奪路拚命。沒有心情戀戰。陶老英雄老眼不花，早看出賊人的心意；是且戰且轉，不住腳的變換脚步，分明要繞奔南面，冷不防還是要跳牆。陶老英雄大吼一聲，叫道：「老大快給我拿刀來，你們快奔南面！你們快來，這兩個東西可要跳隔跑！」

聲喊時，聯莊會首辛佑安先將店房中受傷倒地的一個會丁扶起來，立即拔刀，如飛的闖到店院。閃目一看。急急的撲奔店門；店門已閉而未加門，辛佑安忙吩咐會丁將門闔住，這才霍地轉身索敵。那陶繼堯抄得一把刀。却才穿窗追出。辛陶兩個人大吼一聲，催動會丁，各亮兵刃，從兩側抄擊賊人。

涼半截，烏老鴉二賊一面狠鬥，一面張皇四顧，防備著被人包圍，打算著乘機逃走。不防辛佑安掄刀當先撲到，讓過陶老英雄，嗖的一刀，照賊砍來。烏老鴉回

身一掃，克察一聲響，辛佑安的刀沉力猛，烏老鴉的鎗桿竟被削折。不由地失聲叫道：「併肩子風緊！」這時候，陶繼堯如飛趕到，把陶繼唐替下來。會丁大集，眼看要將二賊圍住。陡然間，涼半截狂笑道：「二太爺真要失陪了！相好的長着點眼珠子，趁早把三個狗男女交出來。今兒晚上多留點神！」一言喝罷，涼半截倏然揮刀往前一攻，驟往旁一竄，忽又一旋身，夜戰八方式。將敵人衝開，低叫道：「扯活！」嗖々々，一連幾個箭步，果然又捨奔店牆。烏老鴉也緊跟着要跑，老英雄陶成澤喝道：「歇下吧！」趕上前，吧的一聲，將烏老鴉葉亮功踢倒在地。烏老鴉就地一挺身，才要站起，陶繼唐早舉起板橙來。哼的一下，又把烏老鴉打倒。父子二人急忙上前按住，解腰帶便細。

涼半截已經跑開，回頭一看，喫了一驚。同伴被擒，焉能不救？急忙一揚手，喝一聲：「着！」一枝暗器奔陶氏父子打來。陶繼唐急閃不迭。肩背後挨了一下慌一鬆手，險被烏老鴉掙脫。陶成澤閃開暗器，慌忙一回身，抬腿一脚，又把烏老鴉踏住，不住口喊道：「你們快來，賊要跑！」

說賊要跑時，涼半截連發暗器，已然躍上牆頭，順牆頭躍上房頂。辛佑安急喊道：「不好，你們快搬梯子，上房截住他！」

涼半截站在房上，往外一瞥，復又回頭，戀戀不欲走；伸手揭瓦，還想救援同

伴，烏老鴉頭臉搶地，已被陶氏父子按住。這烏老鴉果然是悍賊，身雖被擒，口中却大聲叫道：「併肩子，馬前扯活；昏天密再碰盤吧，不要管我了！」涼半截尙在游移，辛佑安將手中刀一掄，也要登牆上房追趕；却被涼半截抬手打下瓦片來，不得近前。賊人竟在上面叫罵：「趕早放了我們的人，兩罷干休！」正在恣口喊叫，陶氏父子已將烏老鴉細牢，丟在地上，急忙撲過來。登時之間，陶成澤，陶繼堯，陶繼唐，辛佑安各持兵刃，分兩面登高趕來。聯莊會的壯丁也聚來十幾個，有的搬梯子，有的開門繞出店外，從後面堵截；有的一味搖鎗吶喊，却都忘了竟弓箭，這攻賊人。

賊人涼半截已看出形勢不利，人單勢孤，再不敢戀戰；這才連打下數瓦片，由房頂竄到牆上，便要尋路往北逃走。陶成澤大叫道：「誰往北面截去呀？」人全聚在東南兩面，西面北面竟一個人也沒有。氣得陶成澤怒聲喝叫，又罵兒子陶繼堯，陶繼唐，不該傻跟在自己屁股後頭。陶繼堯，陶繼唐被罵猛省，哥兩急忙跳下牆來，搶奔北面。可是賊人已經奔馳到北牆頭，眼看要翻牆跳到鄰舍院內。陶成澤拍胸道：「你們是死蒼蠅，攢一團做甚麼！」

眼看賊人乘隙觀虛要逃走；忽然間，從店房西面一排房後盡頭處，飛竄出一個人來。長袍草帽，縱躍如飛，似一枝箭一般的橫截過來，正好把涼半截的前路剪住。

。涼半截再想抽身改道，已不能夠。後面辛佑安和陶繼堯也已如飛追到。辛佑安急閃眼注觀，只見這個穿長袍的人，正是喬裝的七師父摩雲鵬魏豪。

摩雲鵬魏豪，身穿長袍草帽，戴墨鏡，搖翎扇，隨幸莊主窺店竊賊。本不敢露面；只探窗一望，便藏在隱處。但一見賊人要逃走，這却不是要處；一時情急，這才把草帽推在背後，袍襟掖在兩旁，眼鏡一摘，翎扇一丟，慌忙的竄了出來。人才一挨近，便台手發出一件暗器，口喝道：「看鏢！」賊人剛剛的從牆上一翻，竄過平地；冷不防這一下，賊人涼半截一閃一恍。把這一鏢躲開，後面辛佑安大喝一聲，飛身一躍，「力劈華山」，撲頭蓋頂，剝來一刀。涼半截急忙翻身，掄刀招架；摩雲鵬魏豪疾如狂飈的奔來。涼半截暗叫不好，一個敗勢，收刀撿頭要跑。摩雲鵬那肯容情？迫近來將單刀一恍；一個剝子脚，把涼半截踢倒墜地。

涼半截却也了得，「鯉魚打挺」，霍地竄起來。陶老師傅又已趕到，手腕一轉，掄刀背一下，涼半截一聲狂吼，疼暈過去；如倒了半堵墻，咕咚栽倒地而。摩雲鵬咬牙切齒，鋼刀一舉，照賊人脖項猛砍，便要摘取仇人的首級。幸莊主急叫：「使不得！」想攔住已經來不及，忙將刀「腕底翻雲」一架，叮當一聲響，這個涼半截方才免做魏豪的刀下之鬼。

摩雲鵬的刀將要落下，被這一攔，急忙掣刀閃身。辛莊主道：「魏老哥，我們還要留活口。」摩雲鵬微黑的面龐不禁泛紅，自己太冒失了，連聲諾諾道：「我是怕他跑了；把他的腿打折，他就跑不了。」大家一笑而罷。摩雲鵬很覺不得勁，搭訕着說：「我謝謝諸位！辛莊主，這兩個賊怎麼處置？」辛佑安道：「且捆到公所。」眼望老師傅陶成澤：「咱們從長計議。」

聯莊會丁把二賊撮弄到一處，此時二賊已經緩醒過來。烏老鴉眼望涼半截道：「併肩子，你太想不開了。教你扯活，你偏戀戰！」涼半截微微冷笑道：「相好的咱們哥兩有緣，生一處。死一地，怕甚麼，別含糊了！」聯莊會丁照二賊身上，連踢幾下，罵道：「臭賊，還窮嚼！」陶繼唐搶過一根木棒，把涼半截狠狠的敲打了幾下，罵道：「該死的臭賊，射我一袖箭，回頭我叫你好受！」涼半截罵道：「你是甚麼人物！有本領咱們一刀一槍比劃比劃，我才佩服你。我如今被擒，我是甘心一死。你是人物，別折騰我。你再給我罪受，我可要對不起，胡罵你了！」陶繼堯過來道：「別跟他胡對答：喂，你們拿塊沾布來，給這東西子堵上嘴，看你還罵不罵？」陶氏二弟兄正在收拾二賊，辛佑安慌忙攔住道：「二哥別這麼着，咱們不可挫辱不能招架的人。我說道上朋友，你不要罵街，我們也不難爲你，咱們是公事公辦。」涼半截仰面朝天的被縛着，眼珠向辛佑安翻了翻道：「莊頭，我謝々你，殺剛

留存，隨你的便。你是人物，你可囑咐他們別作踐我。」辛佑安道：「朋友，那一定，我們決不踐作你。該怎麼着，就怎麼着。可有一節，回頭我們問你，你們要說實話。」烏老鴉，涼半截一齊答應道：「莊頭，你們只要拿我們當江湖待承，我們準够朋友。」辛佑安一挑大指道：「好！就是這麼着。」吩咐衆人，把這兩人先抬回店房。」辛佑安和二賊過話，陶成澤老師捋着鬍鬚聽着，哈哈大笑，向兩個兒子點手道：「老大，老二，你學着點。你們兩個渾鷄子，比辛二爺差遠了！我說魏朋友，對不對？」魏豪點點頭說道：「該是這樣。不過咱們得仔細盤問盤問他，再洗他住的屋子。」辛佑安回頭答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

衆人一齊進入店房屋內。這時候小辛集前前後後鬧嚷動了，男男女女聚來許多人，齊說姚家店拿住匪人啦。便有的人硬往店裏擠，要瞧瞧熱鬧。辛佑安眉頭一皺，此時店門才開，忙吩咐把店門再關上，閑人驅開。店裏的掌櫃緊綴在陶老師傳身後，狄狄咕咕的敷衍說話；意思之間，自己店裏住了匪人，怕會頭不答應，求老師傳給疏通疏通。陶成澤擺手道：「不相乾，沒你的事。你是本鄉本土，誰還猜疑你有別的不成？」

把閑人閑開以後，辛佑安，陶氏父子教店東當場把二賊的小包袱再打開，兩人身上也加細搜檢了。兩人睡覺的牀頭簾底也都搜了，一點犯禁的東西也沒有。然後

把二賊架在土炕上，仍舊捆着；由辛佑安發言，開始盤問二賊的來歷。涼半截梁文魁神色自若，一點也不帶害怕的意思，烏老鴉葉亮功却緊閉二目，低頭無言。糜雲鵬魏豪戴上了墨鏡，坐在旁邊，仔細打量二賊。這涼半截一臉粉刺，豎目橫眉，三十多歲，顯露出一股子猛悍之氣。那烏老鴉葉亮功面皮烏黑，連眼珠都是黑多白少，生得個啞喉嚨，所以才有這烏老鴉的外號。

辛佑安向二賊問了許多話，烏老鴉還是一聲不哼，只由涼半截答話。這涼半截狡滑之極，問了半晌，一句實話也沒有說。却是口頭上儘管誇辛佑安拿他當江湖道看待，他一定有甚麼說甚麼，決不隱瞞。口說不隱瞞。却是他只承認是過路的綠林道，現在打算到曹州府做案去，悞打悞撞，落到這裏了。跟着說：「現在我們不幸露相被擒，你們諸位若肯放過我們一步，我們哥兩在道上很有些朋友，也小小的有點名頭，將來我們自有一份人心。我敢招呼我們的同道，從此以後讓開小辛集這一趟道，決不妄動你們的一草一木。你們諸位一定要辦我們，那也是我哥們活該認栽，死而無怨。」說罷也閉上了眼，神色上很帶着江湖氣派。盤問他在小辛集，到底打的甚麼主意，是否曾在臥牛莊保鏢林家尋仇？涼半截矢口不認。據他說：一向在山西混，只偷不搶，專幹黑道，連這保鏢林的名字都沒有聽見過。訊到昨夜的匪警，他兩人更推得乾乾淨淨。他自承從來沒有做過明火路劫的案子，這一回還是頭一

趕到山東道上拾買賣。

辛佑安越問越覺着支離，忙問他二人，到底是上山東幹甚麼來的？梁半截把雙眼睜開，又說出一套話來，這話更奇怪。他說：一向在山西做案，山西拿得緊，才展轉溜得直隸。上月因訪聞曹州府大戶綢緞顧家第十七房，新近在天津衛得了幾件寶貝，叫做甚麼碧玉瓜，烏金蛤蟆，還有一架用女人頭髮織的軟烟帳，在北京城潛伏的毛賊已經哄傳動了。就有一兩同道特爲此寶，一直綴下來，想乘機竊取到手。不想這來的同道本領還差，一時失慎，盜寶不成，反被綢緞顧家護院的擒獲送官。這一來不但沒有振住羣賊，反倒掀動了一幫黑道朋友，各要顯一顯身手，闖一闖字號。梁半截自稱他和烏老鴉搭伴，投到曹州府來，也是打算盜寶逞能，並藉此發一筆大財。因爲北京城有一位黃帶子，爭買此寶，未能到手。目下懸賞千金，求買此物。那怕是偷來的，搶來的，黃帶子全不管，也不問：只要有人弄來，他便儲銀以待。梁半截說：他是爲這個來的。不想一到曹州府。無意中得罪了當地的同道，險些出了意外。故此他又連夜逃出曹州府，邀請烏老鴉來給他幫忙：那知道又在小辛集陷上嫌疑之地。梁半截烏老鴉捏述前情，只承認自己是竊賊，非劫盜：是爲盜寶，非爲尋仇。說的來踪去影，有眉有目，很像有這回事似的。而且曹州府顧家得了異寶，又是山東地方刻下正在哄傳的事。辛佑安直如聽了一件聞似奇的，不覺得面

現狐疑之色。眼望着陶成澤，摩雲鵬魏豪道：「你聽見這話麼？」魏豪微微搖頭，陶成澤察顏觀色，心中也有點疑惑起來；手掌攢力，照涼半截一拍：「相好的，你們一個說，一個哼，咱們是光棍不瞞光棍。我們這裏是聯莊會，只求守望相助，保衛自家的田產，向來不多管閒事。你只要不碍着我們，我們也犯不上跟你們爲仇。可有一節。你要放亮了眼珠子，別拿我們當傻瓜。相好的，你得實說。你們儘揀好聽的講，你可忘了你們兩烏雞眼似的，儘自在我們小辛集溜達，要說一點想頭沒有，你臊小孩子吧！」狠夕的拍了涼半截幾掌。涼半截一陣奇疼，強忍看說道：「老莊主，你收拾我，我可沒有還手之力，隨你的便。我們可是實話實說，把來意都抖露出來了，難道你還逼我捏供不成麼？」陶繼唐又來敲打烏老鴉，烏老鴉葉亮功只把長脖梗一縮，挺住了勁，也不呼疼，也不告饒，擰着尖嘴，啞聲嘟囔道：「我們倒霉就是了，碧玉瓜也連影也沒望見，却在這裏喫仙人掌。你們打吧，我們賣上了！告訴你們是過路的，你們不信，我有斂法子！」

兩個賊人咬定牙根，不吐實情。這也是辛佑安這些人一時的疏忽，竟在店房訊起供來。却忘了把二賊調離開。若隔別拷問，砍的不如旋的圓，總可以分別詐出兩歧的話來。兩個賊面抵面的，用不着串供，早就彼此心照不宣了，空間了半晌，甚麼也沒有打聽出來。辛佑安對魏豪暗道：「這兩個人的模樣，你一點也不認得？」

摩雲鵬認不得二賊，二賊自然也認不得魏豪。可是細辨二賊的口音，分明不是晉冀人，說的話不南不北，不留神處總多少帶點川音。這與那橫江劫鏢，夜襲焚舟的賊黨，很有相類的地方，魏豪想了想，忙站起來，來到辛莊主身邊，附耳低言。老師傅陶成澤道：「你們說甚麼？」魏豪湊過來，又對陶成澤，也低低說了幾句話。陶成澤道：「這話對！」立刻吩咐聯莊會壯丁，搭來兩塊門板，用條手巾，把二賊頭臉耳蒙住，手脚也捆牢，一逕出店，搭到聯莊會公所。

一到公所，登時把二賊分隔在兩個房間，撥壯丁看守住，摩雲鵬向辛佑安，陶成澤說道：「這兩個賊一定是我們的仇人派來的。多謝衆位把他擒住，仇人的眼線暫時隔斷，在下次要趁這機會立刻走開，教他們摸不着踪影。」辛陶二人沉吟道：「這還得斟酌。可以先派人到鎮外溜一下，看看賊人還有眼線沒有，才能定規。」魏豪道：「是的。」又道：「我們林師兄與賊結仇，至今不曉得仇人的主名是誰，只知內中有個叫小白龍的，也說不上因何結仇。在下打算求諸位費心，把二賊分別提上來，好好的拷問一下，將來我們也好趨避防備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那個自然，我們總得盤問盤問。」因想這兩個賊以涼半截爲最狡猾，遂吩咐壯丁，先把烏老鴉提上來。摘去蒙面之物，解開腿的繩子，把烏老鴉依然倒剪二臂，押到公所上房。

第十五章 鄉公所誘訊賊供

烏老鴉略爲定醒，張眼四顧，只是低頭不語。辛佑安，陶成澤想着種種話頭，來誘取實供，這烏老鴉葉亮功咬定前言，不肯改口。反覆盤問，他只承認是過路的綠林，也不想在小辛集做案，也不是找誰尋仇；臉上居然帶出冷傲的神氣，把生位置之度外。

摩雲鵬魏豪看着很生氣，拿刀背敲打賊人的脛骨，大聲說：「咱們也不必活埋了他，也不用把他送官；依我說，只把這東西的兩條狗腿剝下來，省得他下次再做賊。」烏老鴉聽着，臉色一變；旋即鎮定下去，仍然緊咬着牙，一字真情不吐。老師傅陶成澤又用他那一套江湖話，向烏老鴉軟誘；這烏老鴉濁氣衝上來，軟硬一概不喫。百般套問，只問出他的姓名，自稱名叫烏老鴉葉亮功；夥伴是涼半截梁文魁。再問時，還是那套話，要到曹州府，偷碧玉瓜。

摩雲鵬恨極，便要當真把烏老鴉的腿打斷。辛莊主連忙攔住，他心中另有一番打算。賊黨來的不知有多少，既敢和獅子林尋仇，聲勢當然不小。一個村鎮良民，有山有產，犯不上跟綠林道結下惡隙。把賊人捉住送官，他們並不記恨，因爲這乃是常情；可是私用毒刑拷打他們，毀害他們；他們做賊的是要銜恨的。遂勸住魏豪

徐徐說道：「魏仁兄，不要着急，咱們慢慢的問。」不留神，叫出一個「魏」字來，只見烏老鴉忽然把眼睛睜開，惡狠狠瞪了魏豪一眼，哼了一聲。同時摩雲鵬魏也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相好的，我認得你，你小子是小白龍的狗黨！」烏老鴉把眼又一翻，尖嘴一動，黑臉一沉，雙睛閃閃的吐出火燄似的，滿臉露出兇惡之象。

這個情形，辛佑安和陶氏父子全看出來了。魏豪本已改裝，但是二賊被擒之後，他忘了戴墨鏡。這個被擒的賊竟和魏豪四目相對，露出要互噴的神氣。陶成澤老師傅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相好的，你這才招了！你嘴頭沒說實話，你的臉神可是畫了供了！」辛佑安也大聲笑着說：「好！把他押下去，再把那個甚麼涼半截押上來。」壯丁依言，把烏老鴉帶去。

陶成澤首說道：「魏老哥，你的話猜對了。」辛佑安道：「這本來毫無可疑，他們一定是林鏢師的仇人；就是這個黑小子嘴太硬，至死不招。可是的，魏仁兄你真認得他麼？」魏豪搖頭道：「認不清，却鏢時賊人太多，又在黃昏時候。」陶成澤道：「一定不認得，你沒看麼，他一聽我叫出魏仁兄來，他才一翻眼，可見他們誰也不認得誰。咱們再詐詐那個涼半截吧。」

說話時，涼半截被提上來，這回由陶成澤盤問，仍用巧言誘供，問他混進小辛集，到底受誰支使？他們的瓢把子是甚麼萬兒？在那裏安窩？到小辛集究竟爲甚麼

事？警告涼半截：「痛痛快快招了吧，你不要自誤。你不招，你的夥伴可招了。你們跟小白龍是一夥，你們是跟臥牛莊的林鏢頭有梁子，對不對？你別覺着我們一點不知道，我們也是武林中人，告訴你，光棍遇光棍，有甚麼說甚麼。我們這裏是聯莊會，不是官面，我們只知道守望相助，衛護鄉里，管不着你們尋仇的那筆開帳。只要你們不來擾害我們，我們才犯不上給你們過不去哩。你說出真情實話，當真跟我們小辛集無干，回頭我就可以稟明會頭，把你哥兩個放了。」老師父又一指魏豪，辛佑安道：「這兩位就是我們聯莊會的教練，我們這裏人最好習武，人人都會玩兩手。可是我們只曉得看莊稼，防偷盜，素來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我剛才你們那個夥計倒很做亮，知道我們不願多事，他都把實話告訴我們了。你姓梁，他姓葉，對不對？你們這是跟他們臥牛莊有個過節，對不對？臥牛莊有個姓林的，是托線的（保鏢），大概跟你們瓢把子有梁子。你們是冤有頭，債有主。只要你實說，說的話跟你們那個夥伴句句相符，那就是你眼睛亮，沒有朦我們，我們自然也犯不上跟你不下去。話不說不明，相好的你可估量着點。」

辛佑安聽老師父這麼說，微含笑意，覺得這麼問很不壞。再看涼半截，臉上也像很感動，低下頭來，沉吟良久，好像爲難而又爲難的。半晌，方才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最聖明，我們的事真瞞不過你老。你老肯拿我們當江湖道看待

，我們很領情。我若再說假話，那可真不識抬舉。掏心窩子說，我們情實是過路的綠林，毫不與你們小辛集相干。……」講到這裏，辭涉吞吐，忽然面現毅然之色，大聲道：「說，說了罷，頂到頭不過把我，宰了，還有甚麼？告訴你老，我們真不是平常的小偷路劫，我們在南方綠林道上，也是有名有姓的。我們的瓢子把，就是江湖上聞名的小白龍方舵主，我們兩人就是他老的採盤子小夥計。……」

辛佑安，陶氏父子，魏豪同聲說道：「哦，小白龍？」

涼半截眼光一繞道：「不錯是小白龍。他是我們二百多人的老大哥。……」魏豪道：「甚麼，二百多人？」陶成澤也故作驚訝道：「我們久聞得小白龍方靖方舵主，不是泛泛之靠，他乃是三江五湖，大名鼎鼎的飛行盜俠，怎麼他遷了碼頭，要到北方來不成？你們兩人全是他的弟兄麼？」辛佑安也道：「你們兩都是小白龍的部下？我聽說小白龍乃是單人獨騎，闖蕩江湖的燭行大俠，一向是孤行無伴的，怎的又有採盤子的來？」涼半截似笑不笑的說道：「江湖上的傳言不能全信，我們方舵主早年倒是匹馬單槍闖曹營，從來沒有夥伴；現在可是手底下足有快三百號的部下，不過局外人不得罷了。」

魏豪大睜眼，厲聲問道：「又是三百人了？我問你，小白龍他現時在那裏安椿？你們的老窩又在那裏？」賊人道：「他麼，離着這裏遠得很哩。他現時是……咳，

諸位，這不是我不說，單我自己賣底，太不地道；若教我們舵主曉得了，他一定不肯輕饒我。這這我實在不好說。」魏豪冷笑道：「你要找倒霉，你不怕王法，你怕你那瓢把子！你那同伴起初也不肯說，等着割了一隻耳朵，又全說了。你可好好的想，別落後悔。」

涼半截看了魏豪一眼，暗暗切齒，臉上不露相，仍是緩緩的供道：「別價，別價。這可是沒法子的事，我也顧不得了。我們的舵主現在曹州府城，我們真是衝着臥牛莊那個姓林的來的。」辛佑安道：「小白龍可是跟臥牛莊的林鏢頭有仇？」魏豪道：「是他個人和林鏢頭有仇，還是別人跟林鏢頭有仇，特地邀你們舵主來報復的呢？」

這個涼半截梁文魁眼珠一轉，心中暗暗盤算該怎麼回答，衆人却一壘聲催他快供。

涼半截道：「自然是方舵主跟姓林的有仇了。」糜雲鵬魏豪道：「胡說！他兩個人，一個在河北，一個在湖南，誰也不認識誰，誰也碍不着誰，他們怎麼會有仇呢？」涼半截道：「這這個，我一個採盤子的小夥計，實在說不清楚。可是我聽我們夥伴念道過，我們方舵主有一次，獨游北方，曾經喫過林某一個啞叭虧；說起話來，總恨姓林的。到底怎麼喫的虧，他嫌說出來丟臉，從來沒有仔細告訴過人。還

有方舵主的岳丈人，聽說也栽在姓林的手裏，後來喪了性命；所以他的大舅子特煩他來找場報仇。」

摩雲鵬魏豪不由瞠目猜思起來，這却是想不到的事。急追問道：「小白龍的岳丈叫甚麼？」涼半截道：「他叫甚麼呀，……我也說不上來。」魏豪大怒，抓過一根木棒。揚起來就打。涼半截往後微閃道：「你別打人，咱們可好說好問，他的岳丈人聽說叫滾，滾地雷胡金堂。」魏豪道：「唔。胡金堂？」

魏豪一句釘一句窮究下去。他想：林帥兄慘死，素來沒聽說跟小白龍結過怨，莫非小白龍真是替別人報仇來的？可是這個胡金堂又是何人？賊人在洪澤湖結夥尋仇，分明有一個赤面長髯大漢，很像主謀，莫非他就姓胡？還有那天在清江浦鏢局，假裝弔喪，夜來盜棺的人，也自稱姓胡，這二胡是否一人？還是一家？還有那個黃面頭陀，那個麻面大漢，究竟是何等人物？這必須從賊人口中究出實底來，將來也好設法指名復仇。這麼盤算着，在公所雖是幸陶諸人一齊審訊賊情，到了這功夫，魏豪可就再忍不住，也顧不得客氣了，竟搶先追問起來。當下也就鋒芒畢露，賊人用冷眼偷端詳他，他也端詳賊人。

起初賊人的供詞，摩雲鵬還不敢相信；但涼半截雖似有點掩飾，却說得有眉有眼；真像是被逼無奈，方才吐露出來，內中又隱藏一樁秘聞，揣情度理，好似真有

其事。涼半截說：小白龍當年藝成游俠，正在年少，專做獨脚生意；林廷揚林鏢頭那時也沒有入鏢行。有一年，小白龍遇見一樁買賣，直綴了五六天，好容易才在江南水路上，抓了一個機會，便要下手。不防獅子林狹路相逢，路見不平，給打起岔來。黑夜劫江，小白龍被林鏢頭打了一鏢，喫了個暗虧，抽身而退。這件事小白龍深記在心，却輕易不肯告訴人；直到這次大舉復仇，他才對部下幾個機密頭目，略說了說。可是表面上，還是算替他岳父報仇。他的岳父胡金堂却素常在北方混，曾經糾衆劫鏢，被姓林的重傷，當場瞎了一隻眼，不久因傷殞命。他的兒子便找到小白龍，求他協力復仇，才有洪澤湖這一場事。……

涼半截如此這般，說了一遍，跟着說：「我的實話全說了。我們兩是採盤子的小夥計，是奉命來打聽林鏢頭的根底的。我們是奉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我都招了，殺剛存留，隨你們諸位的便。你們看在江湖道上的義氣，不願跟我們綠林結怨呢，你們就把我們兩放了。我們小白龍方舵主最講究江湖結納，他必然有一番人心。你們要是秉公辦理，把我們捆送官廳，我們有腦瓜子等着哩，我們也不能含糊了。你們問够了，該怎麼着，就怎麼着吧。」

涼半截說罷，現出了視死如歸的神色，把眼睛一閉，不再言語了。摩雲鵬魏豪心上却非常疑惑。把涼半截敲了一下，仍問道：「喂，你在洪澤湖劫鏢的時候，你

一定也在場了？那個劍鬥的少年是小白龍麼？」涼半截睜開眼，一雙眸子直注着魏豪，說道：「小白龍不錯是使劍。我可沒有刦湖，我不會水性，那天我沒在場。」

魏豪道：「你扯謊！小白龍不是很年青麼？你怎麼說他們早年跟林鏢頭結的仇？」涼半截張口結舌說不上來，衆人齊聲催問。涼半截怔了怔道：「我不是說，我是小夥計麼，我聽他們這樣說的。我一個採盤子的，那裏知道底細。不過你說小白龍年青，這可不對；他已經四十二歲了，他長的少相。」

魏豪道：「四十二歲，怎會那麼少相？你這東西還是胡道！」涼半截說：「我句句都是實言，你可見過我們方舵主麼？」魏豪不答，含怒斥道：「你倒訊問起我來。你少要支吾，我問你，洪澤湖刦鏢的都是誰？有一個赤面大漢，好像是主謀，他叫甚麼？還有一個頭陀，一個麻子，狼兇猛的，又是甚麼人？」

涼半截拿眼看着魏豪，魏豪也拿眼釘着涼半截。涼半截梁文魁道：「索性都告訴你們吧，其實這滿與你們小辛集無干。那個紅臉的就姓胡，叫胡少雷，是小白龍的大舅子。那個頭陀，我不認識他，是我們方舵主邀來助拳的朋友，我們只曉得他叫金縑漢。那個麻子外號叫甚麼紀花臉，姓紀，叫紀長勝。」

魏豪仍究問賊人的黨羽，巢穴，和現時的安穩的地方。涼半截不再支吾了，眼珠一翻一翻的，有問必答，把話都說了出來。他說：他們的頭領實在是爲着報私仇

來的，他們這些人不過是受着小白龍的情懇利誘。他已承認剛才所說訪大戶盜寶的話，乃是謊言。他們這夥人以前潛藏在洪澤湖一帶；他們是水旱兩幫，合成一夥，共推小白龍方靖爲首。因爲小白龍水陸兩面的功夫都很強，他們的夥伴一共二百來人；可是專爲找尋獅子林報仇，來到曹州府的，不過一半人，八九十名罷了。昨夜搜尋林鏢頭妻兒的，果然就是他們的同黨。他也說：林鏢頭已死，本該罷手；只是小白龍不聽人勸，一定要斬草除根，趕盡殺絕；因此他們的副舵主還很不樂意；就是涼半截自己，也說這事情做得太過了。他們來的這八九十人，已經分路散佈在臥牛莊，周莊，小辛集，柳樹岡，榆樹坡附近。

涼半截把尋仇的事，有問必答，完全吐露出來：就像畏刑怕打，迫不得已，才供出別的。却是話裏話外，暗含着說：你們小辛集不過小小的一個村鎮罷了，我們又碍不着你們的事。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們彈丸之地，就算有聯莊會，你們犯得着跟二百多水旱綠林大盜結怨麼？不過涼半截實在是個老油子，話中雖然隱含着威脅的意思，口氣仍然裝着受刑無奈的樣子，他的口供聽着並不刺耳。

果然莊主辛佑安聽完了涼半截的話，嘴裏沒說，心上躊躇起來。陶成澤老師傅却似信不信的，容得把涼半截押下去，便問摩雲鵬魏豪：「魏老弟，這個賊說的有譜麼？你們大師兄林鏢頭可是這樣跟小白龍結的仇麼？」魏豪心上也正犯着疙瘩，

忙回答道：「老師傅，賊人的話實在出我意想之外。我師兄跟小白龍怎麼結的仇，我們連點影子也摸不着。也許我師兄當時少年氣盛，無心中買怨綠林，連他自己也不會理會。那個叫甚麼滾地雷的，我倒彷彿聽誰說過，是死在我大師兄手內。這個姓梁的賊說的話倒有點貼題，可也不盡相符。」

陶成澤呼了一口氣道：「那麼這東西說：他們的黨羽一共有二百多人，這話對麼？」摩雲鵬魏豪回想月前在洪澤湖遇事的情景，賊人架船攔江，劫舟縱火，驅使着十幾號船，聲勢果然浩大。此時却不便實告，搖頭回答道：「他們的老巢，百十號人是少不了的，也不見得那麼多。昨夜追赶我們的却人數有限，算來未必過十人。我看這個賊伶牙利齒，招的話有虛有實；你老沒聽他還有點吓嚇人的勁吧。」陶成澤笑道：「有那麼點意思。休管他，我看咱們還該把那個姓葉的提上來，把他兩個人的話對一對，這就訊出真假來了。」

辛佑安道：「我也這麼想，該證一證。」遂吩咐莊丁，把烏老鴉葉亮功又提上來。陶成澤老師傅拈着鬚鬚，換出滿面的和氣來，說道：「朋友，我知道你很不含糊，你在江湖上混，足夠光棍的；從你嘴裏一點也露不出洩底賣友的話來，你真行！」說着，把大手指一挑，眼看衆人說：「好一條漢子，你別看，我們都很佩服你哩。」辛佑安附和道：「可不是，這位跟那個姓梁的可不一樣。」陶成澤道：「人

比人，氣死人。」命莊丁把烏老鴉的捆繩鬆動了一下，笑吟吟的說：「喂，你請坐下來說話。相好的，咱們這裏，一來不是衙門，二來我們又不當差，又不喫糧，我們餓了，也犯不上爲不相干的事，跟你們綠林中的朋友結怨。我們乃是聯莊會，我們只想問明你二人的來意罷了。我說，你們二位決不是要盜甚麼碧玉瓜吧，你們是爲獅子林來的，對不對？」

烏老鴉葉亮功訖然沉默，却一聞此言，不由身子一動；辛陶二人和摩雲鵬全看出來了。陶成澤哈哈大笑道：「朋友，你帶像了！實對你講吧，你們那個夥伴把實話都說出來了。這可不算他胆小，乃是他眼睛亮，看透我們是幹甚麼的了。你也不是眼力不真，你是太義氣了。你們那位夥伴告訴我們，你們的頭兒是小白龍，跟林廷揚鏢頭有梁子，你們往臥牛莊去的。你們是要找一個女人，一個小孩，是不是？你們人很不少？」

陶成澤就用涼半截的話，半真半假的來探烏老鴉的口氣。烏老鴉性格粗魯，像這種誘供的法子，他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豈能一點不懂？可是到底上了陶成澤的當，順口答音的招供，不覺的證實了涼半截的話。他們一共來了三十多人，潛藏在曹州府城廂驛馬店內；這是涼半截沒有說出來的，他却不留神吐露出來。只是他也說獅子林的仇人是小白龍，兩人的話正是相符；摩雲鵬魏豪這才相信爲實了。魏豪那

曉得，正中了那真對頭赤面長髯大漢「嫁禍」的陰謀！

獅子林的真正仇人，實在是那赤面長髯大漢。小白龍方靖，可以說是受愚。赤面長髯大漢，與林廷揚，有殺兄，辱嫂，滅侄，滅嗣的深仇。他的名字就叫飛蛇鄧潮。

▲聯鏢記卷三終▼

▲卷四繼續出版▼

